

徐樹錚與天津督軍會議的召開

葉惠芬

摘要

復辟亂事平定之後，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決心推行武力統一政策，卻與總統馮國璋為了和戰問題而相互對立，使得復辟之後的北京政局更加複雜。為了進行武力統一政策，段祺瑞派傅良佐督湘，吳光新入川，準備征討西南，卻因湖南戰場的潰敗，先後辭去陸軍總長和國務總理職務，由王士珍繼任。

徐樹錚為段的親信幕僚，在段被迫下臺後，為了反擊包括總統馮國璋在內的主和派，開始掀起一波波的政治風潮，而一手主導的天津督軍會議即為其中之一，對馮國璋、王士珍和主和的長江三督形成一股強大的威脅。

天津督軍會議是繼徐州會議之後，另一次的督軍團會議，由曹錕擔任盟主，有十二省區代表參加，他們彼此結合，或在會議中發表會議的決議，或聯銜通電，表達政治主張及對南作戰呼聲，暫時扭轉了段祺瑞去職後主戰派的劣勢，然而也開啟了直、皖兩派之間劇烈的政治鬥爭。

關鍵詞：徐樹錚、段祺瑞、武力統一政策、天津督軍會議、直皖之爭。

Xu Shuzheng and the Meeting of Military Governors at Tienjin

Hui-fun Yeh^{*}

Abstract

After the restoration of the dethroned monarch—Puyi, Duan Qirui became the premier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gain and decided to carry out the policy of the unification by force. His decision was in sharp contrast with the idea of the president—Feng Guo-zhang, who initiated a peaceful policy. Hence,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was even more chaotic than before.

In order to carry out his policy of military unification, Duan assigned Pu Liang-tso as the military governor of Hunan, and Wu Guang-xin to preside over Szechwan. Later, as the battle at Hunan was in a complete failure, Duan can not but to give the positions of Chief of Army and Premier to Wang Shizhen.

Xu Shuzheng was a subordinate and closely right-hand man of Duan Qirui. After Duan was forced to leave, he started a series of political movements against Feng Guo-zhang, and the Tienjin Meeting of Military Commanders was one of his maneuvers. He became a great threat to Feng Guo-zhang, Wang Shizhen, and those who favored the peaceful measure.

The Tienjin Meeting of Military Commanders was a second meeting after the first one held at Hsuehchow. It invited representatives of military commanders of 12 provinces and was presided over by Chao Kun. The meeting finally arrived at a decision to wage wars in the South, and successfully turned the table around, paving the way for a more drastic political strife between the Zhili and the Anhui cliques.

Keywords: Xu Shuzheng, Duan Qirui, the Tienjin Meeting of Military Commanders, the strife between the Zhili and the Anhui cliques.

^{*}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徐樹錚與天津督軍會議的召開*

葉惠芬**

壹、前言

1917（民國6）年7月，張勳發動復辟，段祺瑞組織討逆軍，迅速平定亂事，復任國務總理，副總統馮國璋則於8月1日到北京代理總統。兩人開始為了劃分地盤，爭權奪利，形成馮、段之爭，進而造成直、皖兩系的分化，更因為對西南和戰問題的看法分歧，使得以段祺瑞為主戰派和以馮國璋為主和派激烈對立，也使復辟之後的北京政府政局更加複雜。

復任國務總理後，段祺瑞大權在握，決定推行蓄謀已久的武力統一政策，派親信傅良佐督湘，吳光新入川，準備兩路征討西南。11月14日，協助傅良佐攻湘的直系師長王汝賢和范國璋突然通電主張停戰撤兵，使段的武力統一政策遭到沉重打擊，先後辭去陸軍總長和國務總理職務，由北洋元老之一的王士珍繼任。

徐樹錚（1880-1925）是段祺瑞親信幕僚，向來被視為段的「靈魂」或「分身」，有「小扇子軍師」之稱。段祺瑞因湖南戰場失利，被迫下臺後，徐不甘就此罷休，開始為段謀求東山再起之方。為了反擊包括馮國璋在內的主和派，開始進行一連串的活動，掀起一波波的政治風潮，而一手主導的天津督軍會議（以下簡稱津會）即為重要的行動之一，對主和的馮國璋、王士珍和長江三督形成強大威脅。

津會的正式名稱為省區聯合會，如同復辟之前張勳主持的徐州會議，也是一次的督軍團會議，由曹錕取代張勳擔任盟主，最初七省代表參加，其後加入黑、察、綏、熱及上海等省區，擴大為十二省區，最多時達十六省區，他們彼此結合，或在

* 本文承蒙兩位匿名審查人提供寶貴意見，特此致謝。

收稿日期：2008年12月17日；通過刊登日期：2009年5月21日。

** 國史館協修

會議中發表會議的決議，或聯銜通電，表達政治主張及對南作戰呼聲，暫時扭轉了段祺瑞去職後主戰派的頹勢，然而也開啟了直、皖兩派之間更劇烈的政治鬥爭。

關於津會，韓靖宇〈徐樹錚與皖系政權〉與李慶西〈段祺瑞與民初政局（民國五年至民國九年）〉兩文雖分別提及，但是並未詳加論述，一般的著作也多未予重視。¹事實上，津會是北京政府時期另一次受到全國矚目的督軍團會議，督軍及代表們在天津的一舉一動均引起震撼，被稱「督軍團的復活」，而且比徐州會議的陣容更為堅強，除了長江三督外，北京政府轄下的各省督軍幾乎都派代表參加。²

參加徐州會議的督軍團被指為「群魔亂舞」，造成一陣騷動；津會幕前搖旗吶喊的督軍代表當然也不容忽視，但是幕後操縱的徐樹錚毋寧扮演更為重要的角色，當時的報紙稱他為「弄潮兒」，導演出一幕幕的傀儡戲。因此，本文嘗試以徐樹錚為中心，由他在皖系勢力的發展及面臨直皖對立中皖系危機，分別探討他的主戰派角色及在津會中凝聚主戰派的功力與謀略。

在史料方面，筆者近年來編註《閻錫山檔案一要電錄存》（以下簡稱《錄存》）時，深覺《閻錫山檔案》（以下簡稱《閻檔》）中關於北京政府時期的史料相當豐富，許多重要事件閻錫山都參與其中，各方的往來電文十分頻繁，電文保存也極完整，頗具史料價值。在註解電文時，發現許多北洋軍閥相關研究多未曾利用到《閻檔》資料，實為一大缺憾。加上近年來許多檔案刊布，如章伯鋒、李宗一主編的《北洋軍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所編的《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護法運動》等均收錄許多相關檔案及文件，另外口述史料或回憶錄也紛紛出版，因此相關主題應可以在前人的基礎上，進行更完整、更深入的分析與研究。

-
- 1 李慶西，〈段祺瑞與民初政局（民國五年至民國九年）〉（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65年6月），頁71。韓靖宇，〈徐樹錚與皖系政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75年6月），頁118。
 - 2 陶菊隱，《督軍團傳》（臺北：江南出版社，民國73年2月），頁169。

貳、輔佐段祺瑞與快速崛起

徐樹錚字又錚，江蘇徐州府蕭縣人，1880（光緒6）年生。早年號鐵珊，因仰慕清道光年間的禁煙功臣林則徐，亦曾名則林，反過來唸即是林則徐。他自幼聰明穎悟，從小即博覽群書，尤其喜歡研讀兵法方面的書籍，慨然有經世之志，曾參加科舉考試，因考舉人未中，加上目睹清末內憂外患，乃決意投筆從戎。³

1901年攜「國事條陳」，準備投奔山東巡撫袁世凱，然不為袁所用，卻在無意中遇到當時正隨武衛右軍開防濟南的砲隊統帶段祺瑞，開始擔任段的記室。由於他聰敏過人，漸獲得段的信任，雖然只是文職幕僚，他卻堅持與士兵一起操練，段因此稱許他「堅苦卓絕，志趣異人」。⁴ 1905年，段保薦他去日本士官學校第七期步科就學，兩年畢業後回國，因感念段的知遇之恩，從此一路追隨，為段運籌帷幄。⁵

1912（民國元）年，段祺瑞任湖廣總督兼第一軍總統，當時袁世凱授意段出面聯合北洋將領通電威迫清廷退位，於是在1月26日由段領銜，42位北洋將領署名懇請立定共和政體，此電文即出自當時年僅三十三歲、任陸軍參謀的徐樹錚手筆。⁶ 清室退位後，段出任陸軍總長，先以徐任陸軍部祕書長，不久轉任陸軍部次長，升遷之速，完全是段一手提攜，段甚至言聽計從，賦予全權。⁷

3 王樹枏，〈遠威將軍徐府君家傳〉，載徐道鄰編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1年6月），頁143-146。吳廷燮，〈段祺瑞年譜〉，載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4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頁604。

4 徐道鄰編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頁146。

5 陳文運，〈我所知道的皖系將領〉；陳文運、張效和，〈徐樹錚的生平〉，《文史資料存稿選編（以下簡稱存稿）—晚清·北洋（下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頁789、829。

6 按：徐樹錚的三子道鄰在抗戰勝利後，曾與曾毓雋一起拜訪張國淦，張問曾毓雋該通電有說為曾所寫，又有人說是徐樹錚寫的，究竟是誰寫的？曾回答：該通電係中央授意，為徐樹錚擬稿。見徐櫻，〈先父徐樹錚將軍事略〉，《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1987年5月），頁92-95。

7 陳文運，〈我所知道的皖系將領〉，《存稿—晚清·北洋（下冊）》，頁792。

袁世凱進行帝制運動時，段祺瑞並不贊同，找來徐樹錚等幕僚密商應變之道，徐建議段無論情勢如何，絕對反對帝制到底，使段反對帝制態度更加堅決；徐又認為帝制活動已不可能中止，為明哲保身，不如稱病，遠離風暴，段也完全採納徐的意見，辭去陸軍總長。等袁帝制運動失敗後，段乃得重新起用為國務總理。在帝制運動中，段對徐的信任曾引來袁的關注，要求段開除徐陸軍次長，但段堅決反對。⁸

能在政壇上嶄露鋒芒，且大權在握，徐樹錚確有其優越的條件，如文武全才、思慮縝密、智計過人等等，在段的寵信之下，他奉獻全部心力，為段策劃一切，忠心耿耿，然而無法避免大權在握的專斷跋扈之失，而被批評為「雖有才氣，而眼界狹隘，喜玩弄權術，動輒平地起風浪」。⁹又囿於追求段本人及皖系的最高利益，往往為達目的而不擇手段，為段奔走其間，非但本人樹敵甚多，也讓段連帶受累，府院之爭即是其中一例。

1916年6月14日，徐開始擔任段內閣的國務院祕書長，對段與總統黎元洪的不睦，身為幕僚的他不能彌縫雙方，對黎交辦之事也多方為難，有意壓抑，¹⁰使黎在難堪之餘曾經憤慨地說：「現在那裡是責任內閣制，簡直是責任院祕書長制。」他又先後與府方的祕書長丁世嶧及內務總長孫洪伊不合，使府院風潮成為報上每日重要新聞，他的跋扈專斷更是遠近知名。¹¹然而段卻又一再為他解釋，宣稱「該員伉直自愛，不屑妄語，所有面對時聲明為祺瑞之言者，祺瑞概負全責」。¹²

在對德宣戰案的看法上，據同為皖系核心，與徐交情不差的曾毓雋回憶：徐

8 徐櫻，〈先父徐樹錚將軍事略〉，《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頁95-96。

9 楊凡譯，「坂西少將致參謀總長電」（民國6年8月23日），〈日本與中國參戰問題—日本外交文件選譯〉，載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1912-1928）》（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年6月），第3卷（以下簡稱《北洋軍閥》），頁137。

10 韓玉辰，〈政學會的政治活動〉，載汪潤元主編，《中國近代史通鑑—民國初年》（北京：紅旗出版社，1997年），頁1039。

11 黃征、陳長河、馬烈，〈段祺瑞與皖系軍閥〉（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1版3刷），頁58；徐櫻，〈先父徐樹錚將軍事略〉，《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頁98。

12 〈國務員段祺瑞九大罪狀彈劾案〉，載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1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7年10月），頁84；《政府公報》，第235號（民國5年8月29日）。

單獨在此事和段意見不同，段主參戰，但徐素來崇拜德國，認為德國民族優秀，科學進步，無戰敗之理，所以屢屢主張維持中立。¹³然而等到黎、段破裂，危及段的總理一職時，徐卻又全力推動參戰案，赴徐州拉攏張勳，鼓動張勳解散國會，又至湖北、江西、湖南、南京、浙江各地與各督協商今後的行動。¹⁴為了抵制段，黎元洪處置失當，引張勳入京，結果引發的復辟事件反而為段、徐所利用，段在馬廠起義，討平復辟，又一次取得國務總理職務，而徐樹錚亦躊躇滿志。¹⁵

徐為維繫皖系政權不遺餘力，如復辟後梁啟超和湯化龍的研究系曾支持段內閣，企圖以進步黨實際掌權，徐樹錚為段獻計，云：「梁（啟超）、湯（化龍）輩祇能利其虛聲，點綴北洋門面，實在事，還要我們自家有辦法。」所以段在國務會議時無所主張，但私下則密集包括徐樹錚在內的皖系核心於自宅商議，等議畢之後，直接電各省督軍指揮一切。¹⁶梁啟超又為段不願恢復舊國會解套，提出依據約法，召集臨時參議院，企圖以進步黨掌控臨時參議院，¹⁷準備推梁善濟為議長，並推進步黨員參選參議員。徐樹錚則密計抵制，一方面以段的名義密告各省督軍推薦適當人選，勿讓進步黨人當選；¹⁸一面要王揖唐參選議長，結果王揖唐當選，段又

13 曾毓雋，〈黎段矛盾與府院衝突〉，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從辛亥革命到北伐戰爭》（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頁234。

14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以下簡稱史話），第3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8月，1版3刷），頁129、138。蘇錫麟，〈我在復辟之役中的親身經歷〉，《中國近代史通鑑—民國初年》，頁1051。楊凡譯，「中國駐屯軍致參謀次長電」（民國5年12月27日），〈北洋派與民黨的矛盾和鬥爭—日本外交文件選譯〉，「大倉組河野重九郎致小幡政務局長信」（民國7年7月2日），〈日本與中國參戰問題—日本外交文件選譯〉，《北洋軍閥》，頁47、140。

15 陳文運、張敦和，〈徐樹錚的生平〉，《存稿—晚清·北洋（下冊）》，頁834。

16 吳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載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6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頁235。

17 溫世霖：〈段氏賣國記〉，載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4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頁536-537。

18 以山西為例，徐樹錚即要政務廳長賈景德轉告閻錫山，商派參議員人選，經閻錫山考慮之後，決定選派田應璜、梁善濟、李慶芳、張端、張杜蘭等五人，其中梁善濟為進步黨推薦人選，應不是徐樹錚推薦人選，所以閻錫山特為解釋，「晉省關於選舉事項，尚含有地理人才上之特別關係，而梁君善濟不與其列，亦違輿論」。之後徐樹錚亦回電閻錫山，感謝閻採納其所建議的名單。見「閻錫山電徐樹錚晉省酌派田應璜等五人為參議員」（民國6年10月16日）、「徐樹錚電閻錫山感謝採納所建議之參議員名單」（民國6年10月21日），〈討伐復辟案（二）〉，《閻錫山檔案—要電錄存》，第二冊（以下簡稱錄存2）（臺北：國史館，2005年3月）頁678、679。

掌握了一項政治利器。¹⁹

如上所述，得到段的知遇之後，徐樹錚為段劃策獻計，為穩固段的政治地位而努力，不久即成為段身邊不可或缺的左右手，但是權勢薰天之下，不免引來負面評價，《中華新報》的〈社論〉云其：

一徐州新進耳，……徒以深得合肥（段祺瑞）之信任，遂隱於合肥內幕之中，以肆其神靈之手腕。手無寸鐵，而能驅使北洋將士如馴羊，東則東之，西則西之，莫能如之何。成則發縱指示，彼為功人；敗則流血喪生，人為冤鬼！²⁰

為段謀劃，急於求功，因而濫權專斷；為打擊反對派，往往不擇手段，不顧情面，遂惡名集於一身，被評為造成「北洋派之不幸」者之一。然而他期望段的政治地位穩固，發揚皖系勢力，對皖系的維繫實功不可沒，所以徐的友人陳興亞曾致電徐，云：「以總理坦白無私，而有三造共和之功，實皆兄運籌襄贊之力居多，是以屢蹈屢起，休戚與共。」²¹

叁、皖系政權的擴張與政局分裂的加劇

復辟亂平之後，段祺瑞復任國務總理兼陸軍總長，大權在握，他不許黎元洪再任總統，於是對於總統人選、國會存廢等問題南北政府開始對立。²²段祺瑞不能容許西南的分裂，決心征討，卻遭到以馮國璋為首的直系反對，這也標幟了復辟之後一個大混亂局面的開始。徐樹錚得段的充分授權，以陸軍次長身分統籌對西南的軍事計畫，在徐、段的極端主戰下，不管南北或北洋派內部的分裂均日益加劇。

19 陶菊隱，《史話》，第4冊（北京：三聯書店，1978年4月，1版3刷），頁41。

20 〈社論一北洋派之不幸〉，《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1月7日，版2。

21 「陳興亞致徐樹錚函」（民國6年11月22日），〈直皖兩派主和主戰文電輯要〉，《北洋軍閥》，頁477。

22 徐櫻，〈先父徐樹錚將軍事略〉，《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頁99。

一、南北對立局面形成

復辟事件前夕，為了對德參戰問題，段祺瑞指使「公民團」包圍國會，²³又嗾使督軍團干政，脅迫總統與國會，孫中山與唐繼堯均通電斥責段違法亂紀，再三力爭維持約法與國會；至國會解散，據有兩廣的桂系軍閥也斥為非法，宣布「自主」。復辟事起，孫中山前往廣州推行護法，1917年9月10日軍政府在廣州成立，南北從此正式分裂成兩個政府。²⁴

在復辟事件中，段祺瑞先是利用張勳解散國會，驅逐黎元洪，又藉馬廠誓師討平張勳，獲得再造共和之功，恢復為國務總理，控制北京政府實權，已經引發西南的反對。他又堅決不許黎復職，也不願恢復國會，反而決定組成臨時參議院取代國會，南北關係無法因復辟結束而改善，反而因為段決定武力討平西南，使得南北衝突一觸即發。

復辟之後，對黎元洪的處置，南北態度不同。府院之爭段、徐與黎形同水火，黎已準備到天津退隱，而西南各省則擁黎反段，因此屢傳軍政府派人迎黎南下的消息。如傳聞國民黨曾派兩艘軍艦停泊於秦皇島，準備迎黎南下。²⁵另據淞滬護軍使盧永祥在給徐樹錚的報告中也指稱，查到金永貴和郭同二人到上海藏匿已半個月，要往天津接黎赴粵，但不敢貿然前往，乃由外國電局電黎，仍在等候消息之中。金、郭二人並領有巨款，擬聯結湖北的將領黎天才和石星川兩師，另有圖謀。對於這份報告，徐樹錚認為「近十日來，黎匯款赴鄂約近三十萬元，消息極確」。²⁶

對國會問題，南北主張更形對立。國務院先於1917年7月24日通電，以國會既經解散，威信全失，主張召集約法上的參議院，以解決制憲等問題。徐樹錚隨即於次日致電晉督閻錫山，強調「舊會萬不能重召，改選又多所周章」，除了組織臨

23 據時任段祺瑞國務院祕書長的張國淦云，指使「公民團」包圍國會的是段的四大金剛之一，時任陸軍次長之傅良佐。見氏著，〈對德奧參戰（節錄）〉，《北洋軍閥》，頁89。

24 莫世祥，《護法運動史》（臺北：稻禾出版社，民國80年10月），頁18-25。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8年7月），頁328。

25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頁220。

26 「盧永祥派人偵查並圖謀簽捕金永貴郭同密電」（民國6年11月6日），〈北洋陸軍部檔案〉，收入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雲南檔案館合編，《護法運動》（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年12月），頁437。

時參議院外，已別無更妥善之法。徐又對閻強調組臨時參議院的優點：1.有約法可據，不慮攻駁；2.依法選派，不似選舉之艱澀，動受黨會脅制；3.選派之法照約法由各地方自定，可確實為國擇賢；4.速定立法機關，三權略備，杜人於誣。段和徐既對組織臨時參議院有明確的指示，所以包括閻錫山在內的各省督軍也都紛紛隨聲附和。²⁷

段祺瑞對南方的軍事計畫，分由四川攻打雲貴，由湘省進攻兩廣。首先他認為湘省軍力不強，與北洋軍閥控制地區又最為接近，北洋軍可以由鄂、贛兩路夾攻，選定湘省為進攻西南的前哨。8月6日段祺瑞提出以傅良佐督湘，吳光新為長江上游總司令兼四川查辦使，此舉意味著對西南用兵的開始。

原來湖南省長兼署督軍的譚延闓於下臺之前，已先部署退守湘南，他派劉建藩代理零陵鎮守使，湘軍第一師第二旅旅長林修梅移防衡山，等候桂軍來援。徐樹錚則在湘軍內部先進行分化行動，爭取到湘軍第二師師長陳復初，9月18日劉建藩和林修梅宣布獨立，19日徐樹錚即電陳復初，轉達段祺瑞對劉建藩等已經明令申討，陳復初也隨即與部下旅團長致電北京政府，表明反對劉建藩的獨立。²⁸北洋軍征伐湘省，兩廣聯軍也開始分道援湘，南北雙方展開激烈戰爭，也開啟十年內亂的序幕。²⁹

二、直皖衝突加深

段祺瑞和馮國璋是北洋系的兩員大將，袁世凱死後，為爭奪北洋派領袖地位，各立門戶，互爭雄長。段之手下有所謂四大金剛，徐樹錚即為其一；³⁰馮的擁護者亦曾組有一個擁馮排段的團體「成城團」，對段激烈抨擊，在北方軍界力量甚大。

27 「閻錫山電復徐樹錚贊同舊國會不能重召應組臨時參議院」（民國6年7月27日）、「徐樹錚電閻錫山舊國會不能重召應組臨時參議院」（民國6年7月27日），〈護法戰役案（一）〉（以下略），《閻錫山檔案一要電錄存》，第三冊（以下簡稱錄存3）（臺北：國史館，2003年5月），頁4-19。

28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雲南省檔案館合編，《護法運動》，頁742、743。

29 吳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近代稗海》，第6輯，頁238。

30 段派著名的四大金剛是指傅良佐、徐樹錚、靳雲鵬、吳光新。段常說：中國如能用此四人，則中國強矣。惟張國淦認為四人中，徐才氣縱橫，雖有時偏執，確有果敢過人之處；靳好為大言，傅淺躁足以僨事，吳其不知，皆非上驪之才。見張國淦，〈對德奧參戰（節錄）〉，《北洋軍閥》，頁76。陶菊隱，《督軍團傳》，頁59。

馮為八面玲瓏之人，其學生王毓秀曾在致馮函中批段「性情偏執，未能豁達大度，眾望所歸如我師者」。³¹徐樹錚眼中的馮之為人則「首鼠兩端，陰柔有餘，而剛斷不足」，另外，任交通總長的曹汝霖亦批評馮「性狡猾，有陰謀權術」。³²顯然馮、段兩人的個性有相當大的差異。

黎元洪去職之後，段祺瑞曾與幕僚商議擁徐世昌為臨時總統，認為徐是文人，容易控制，而馮野心大，且手握兵權，比黎元洪更難應付，可是各省督軍已經紛紛通電擁馮，怕引起北洋派分裂，使西南有隙可乘；又認為既然是責任內閣制，總統並無實權，把馮調來京師，比他在南京享有兵權、地盤，能夠調兵遣將，倒反容易對付，因此決定迎馮代理總統。³³

馮曾表示尊重責任內閣制，段祺瑞對馮的態度也比對黎改善許多，但是馮卻有防段之心。例如，先聲明以不用徐樹錚任國務院祕書長為原則，段雖勉強照辦，而徐對馮則銜怨甚深。³⁴8月8日徐回任陸軍部次長，仍居幕後操縱地位。馮的蘇督遺缺由李純調任，贛督由陳光遠繼任，段祺瑞都只好勉強同意。³⁵李純、陳光遠加上湖北督軍王占元形成直系長江三督，可與段的皖系勢力相對抗。這些權利與地盤的劃分與爭奪，都使得直皖兩系間的衝突悄悄上演。

在對西南的和戰問題上，馮國璋與段祺瑞分別為主和與主戰派的龍頭，馮在袁世凱帝制時，曾與西南互通聲氣，雲南唐繼堯的護國軍因得馮國璋的暗示，才公然

31 張聯榮，〈一九一八年北洋軍對湘作戰經過〉，《文史資料選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6輯，頁91。

32 史后民、劉位，〈軍閥禍國記〉，《存稿一晚清·北洋（下冊）》，頁64。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9年6月1日，再版），頁134、135。

33 陶菊隱，《史話》，第3冊，頁218。張一鶚，〈直皖秘史〉，《近代稗海》，第4輯，頁17-18。

34 復辟之前，徐樹錚曾為解散國會一事至南京與馮國璋交涉，馮態度反覆，最後拒絕，此應為馮、徐間彼此觀感不佳的原因。見楊凡譯，「齊藤少將致參謀總長電」（民國7年1月9日），〈北洋派與民黨的矛盾—日本外交文件選譯〉，《北洋軍閥》，頁49-50。張國淦，〈北洋軍閥直皖系之鬥爭及其沒落〉，《北洋軍閥史料選編（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6月），頁47。史后民、劉位，〈軍閥禍國記〉，《存稿一晚清·北洋（下冊）》，頁64。

35 吳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近代稗海》，第6輯，頁235。劉壽林、萬仁元、王玉文、孔慶泰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8月），頁95。憚寶惠，〈我所知道的馮國璋〉，《存稿一晚清·北洋（上冊）》，頁885。

通電反對帝制，也才有西南的護國之舉。袁的取消帝制，馮幹旋其間，與陸榮廷也有維持現狀之默契。³⁶此時與陸榮廷也訂有密約，互許南北雙方以湖南為軍事緩衝地帶，保證北不南侵，南不北伐，所以段決用兵西南，實非馮之所願。³⁷

雙方衝突的引爆始於傅良佐督湘，據府祕書長惲寶惠云：當時院祕書長張志潭來府蓋印時，提出以傅督湘的問題，馮先將此議退回。一兩天後，張志潭又提出段的修正意見，即派傅為湘督或省長，馮仍表示其原意是由譚延闓主湘，經過惲的從中緩和，傅擔任湘督才算定局，但馮、段間的嫌隙開始表面化。³⁸

段祺瑞決心推展武力統一政策，要以北洋派優勢武力征服西南，統一中國；馮國璋則與西南軍閥陸榮廷、岑春煊等接觸頻繁，以備緩急之需。段利用陸軍總長及內閣總理職權調兵遣將，籌劃軍事討伐策略，馮無可奈何；對罷免桂系軍閥的態度上，馮又採取袒桂態度，拒絕蓋印，擱置問題。對馮國璋避重就輕，將罷免陸榮廷等命令留中不發的情況段祺瑞愈感不快，而皖系不斷有發動政變或者軟禁總統的消息，亦使馮國璋坐立難安。³⁹

為了對西南的和戰問題，段、馮彼此針鋒相向，所聲稱的主和或主戰理由也都冠冕堂皇，言之成理，然而仔細推究，兩人其實都是為個人的權位私利自謀。段祺瑞固然希望一統中國，以責任內閣之國務總理，掌握全國軍政大權；而馮國璋何嘗不是希望利用西南，與段抗衡？西南存在，可以利用來削弱段祺瑞的皖系實力；與西南之間的相互妥協，亦可以換取他們對北京政府的承認，使他的大總統地位更加穩固。

馮、段關係的日趨惡化，比起之前的黎、段關係並無好轉，而一向恃才傲物的徐樹錚與馮一開始即為國務院祕書長一職種下嫌隙，在馮、段關係不佳之時，其衍生的催化作用更令馮、段關係無法彌合，對時局更加不利。

36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頁134。

37 陶菊隱，《陶菊隱回憶錄—記者生活三十年》（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77年5月），頁23。

38 惲寶惠，〈風雲聚散，說深道淺〉，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北洋三傑》（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1月），頁279。

39 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39。

肆、主戰政策推展與皖系政權的中挫

在直、皖兩系為了對南方的和戰問題，日趨分歧之際，徐樹錚強力支持段祺瑞的武力統一政策，以陸軍次長身份，贊襄軍事，全力擘劃對西南的戰事。為了全力投入對西南的戰爭，雖然遭到以馮國璋為主和派的掣肘，他則全力迎擊，堪稱為主戰派的急先鋒。⁴⁰

據總統府軍事處副處長兼參陸辦公處委員的張聯棻表示，當粵桂聯軍開始援助湘省，抵禦北軍入侵之時，徐未經他們的同意，即逕行拍發一電，指責南方的粵、桂、滇、黔、湘等省倡為西南政策，以發展西南勢力，從事破壞中國現狀、離間北洋軍人等種種手段，如今西南「負隅勢成，亂國罪著」，因此「為國家人民計，為我北洋軍人全體之存亡生死計，為我北洋軍人對於國家人民應負責任計，豈容再有容忍之理？現已通籌統計，區劃配置，即將明正其罪，大張撻伐」，希望激勵北洋軍人同仇禦侮之心，全力討平西南。⁴¹

戰局發動之初，徐樹錚即相當關注西南的政情，希望以北方主戰的強大氣勢懾服西南。當他探聞軍政府成立之初，內部意見不合後，對發動戰事信心十足，為了鼓舞軍心，他致電在湘作戰的傅良佐，云：

據密報，陸使（榮廷）援湘商之陳炳焜，擬於截留稅厘及番攤各款內抽提軍費。自孫文軍政府成立，加之非常國會開支，每月必向陳挪貸；孫又擬在兩廣籌抵押品，向日銀行借款。陸、陳均極不滿意。又桂、粵、黔三路援湘，桂軍已有陸裕光由南寧取道泉州，韋榮昌由潯州取道桂林，均向衡、永進發。粵軍方聲濤、張開儒猶留廣州。……聞因軍政府干預援湘計畫，陸不謂然，授意於陳，將粵軍援湘事卸於軍府，並聲言除駐粵滇軍兩師外，其餘警衛軍、游擊隊概不能他調。林虎出而調停，尚未有效。⁴²

40 〈大徐小徐與段內閣之運命〉，《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1月24日，版3。

41 張聯棻，〈一九一八年北洋軍對湘作戰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頁100-101。

42 「徐樹錚轉報軍政府成立後孫陸矛盾尖銳密電稿」（民國6年10月2日），〈北洋政府陸軍部檔案〉，載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軍事（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3年12月），頁513。

獲悉軍政府內部問題重重之後，徐樹錚積極在西南招降納叛。例如，潮梅鎮守使莫擎宇與徐樹錚信函往來不絕，在徐樹錚的拉攏之下，承諾徐當陸榮廷和陳炯明援湘軍出動之時，決「請命出發，以圖牽制」。莫擎宇更向徐樹錚建議六點討平粵省方略：1.免陳炯明及陸榮廷之職，並聲罪致討；2.另選派桂、粵督軍，以收拾各方；3.懲辦罪魁；4.選派總司令，使閩、贛、潮、惠、瓊等處聯為一氣；5.設總司令部；6.調集海軍等。⁴³惠州清鄉督辦張天翼也在徐樹錚的招撫下，決心脫離桂系，投向北京政府。⁴⁴有了莫擎宇、張天翼等人作為北洋軍南征的內應，徐樹錚更是信心十足，要閩督李厚基派兵協助，以莫擎宇和汀漳鎮守使、北洋軍第十四混成旅旅長臧致平分為前敵總、副司令，妥籌對粵軍事。⁴⁵

10月20日桂系宣布援湘，段祺瑞在部署對南軍事完畢後，也開始下令討伐桂系，這一天，徐樹錚即致電閻錫山，表示除了湖南、四川戰場之外，也要全力聲討滇、粵，準備以瓊州龍濟光殘部入桂，盧永祥入粵，駐防山東的第五師師長張樹元繼任淞滬護軍使，劉存厚以川南總司令名義圖滇，廣東潮汕鎮守使莫擎宇會集大軍，準備攻打陳炯明。⁴⁶

同一天，他就致電湖南督軍傅良佐，表示龍濟光部已先於18日發兵二千人，於欽州登岸，將能在廣西發揮擾敵效果，使湖南戰場無後顧之憂。⁴⁷而為迅速攻下湖南，徐樹錚主持的陸軍部開始要求各路援軍出動，如要求晉軍派兵入湘作戰，以使北洋軍第八師和第二十師能直搗長沙。⁴⁸在徐的力催之下，閻錫山除了趁機要求財政部速撥軍費，請求陸軍部撥發械彈外，也立刻回覆徐樹錚，表示已由第一混成旅

43 「莫擎宇向徐樹錚表示引滿待發函」（民國6年9月22日）、「莫擎宇就所謂戡定粵亂數端密電」（民國7年10月19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軍事（二），頁671。

44 「徐樹錚關於張天翼脫離桂系投靠北庭密電稿」（民國6年10月18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軍事（二），頁672。

45 「徐樹錚要莫擎宇與臧致平妥籌對粵軍事密電稿」（民國6年11月17日）、「徐樹錚關於段祺瑞支持莫擎宇行動密電稿」（民國6年11月24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軍事（二），頁680、681。莫世祥，《護法運動史》，頁48-49。

46 「徐樹錚電閻錫山元首及總揆決計聲討粵滇妖逆」（民國6年10月20日），《錄存3》，頁37。

47 「徐樹錚關於龍濟光所部在欽州登陸密電稿」（民國6年10月20日），《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軍事（二），頁638。

48 「陸軍部電閻錫山飭知商震旅開拔湘省日期」（民國6年10月5日），《錄存3》，頁31。

旅長商震率軍自平陽出發援湘，請陸軍部迅速撥發餉械彈藥。⁴⁹

晉軍之外，與徐交情頗深的安徽督軍倪嗣冲也決派安武軍二十營援湘，先於10月20日派出十營、砲隊兩連，由第二路統領李傳業擔任司令，陸續開發。另外又準備挑派新編安武軍十營，砲隊一營，由五路統領陳德修出任副司令。⁵⁰

徐樹錚此時非常注重對西南戰事的發展，當商震的援湘晉軍已進紮湖南衡陽附近的永豐時，他於11月2日致電閻錫山，表示等援湘軍到齊後，準備施行總攻擊。也報告了川省的戰況，請各師於每星期將戰況電陳，如有緊急消息，則隨時報告，藉以消息互通。並要閻錫山把所得的軍情報告隨時電示。⁵¹11月6日，他致電湘督傅良佐指示對南作戰策略，云：

湘南山路崎嶇，逆兵集中于衡州，阻險為固，國軍勞師遠出，若頓兵於衡山之陽，曠日持久，一到明春，雨水凜泥，北人恐多不便，似以速攻為宜。逆軍衡防既堅，國軍非增多不為功，若萃各省之兵於一處，號令難統一，運用尤覺板滯。似宜分兵數路，各路自為戰守，我之兵分則守，彼之備多則力薄，彼以永州為巢穴，以衡山為屏障，我軍宜以衡山為中路，擊衡州。另一軍由長株鐵路趨醴陵為左路，出攸縣，走耒陽，奪雁峰，以拊其背，並由耒陽分一旅趨守常德，以攻永州之左。以寶慶為中路，正面擣永州，另派軍駐防寶慶，令朱（澤黃）旅取道祁陽，以攻零陵，逆軍四面受敵，成功至易。⁵²

根據對湘南戰情的掌握，並仔細觀察湘省地形及南軍布防形勢，徐樹錚傾全力調集兵力，指示各路作戰方略，顯示他作為段祺瑞主戰政策的實際推展者，對指揮作戰竭盡心力，也對戰事充滿信心。

在川、滇戰場方面，徐樹錚和段祺瑞也寄予厚望，派吳光新入川後，決定先肅

49 「閻錫山電復徐樹錚商震旅已由平陽起程請電令漢廠速備子彈俾便道領取」（民國6年10月21日），《錄存3》，頁41。

50 「倪嗣冲派安武軍二十營赴湘參戰密電」（民國6年10至11月），《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軍事（二），頁599-600。

51 「徐樹錚電閻錫山湘川戰況並擬每星期電達一次期於互通消息」（民國6年11月2日），《錄存3》，頁66。

52 「徐樹錚關於對南作戰策略密電稿」（民國7年11月6日），《護法運動》，頁751。

清川境，才酌定對滇策略，為全力攻川，原已準備派第十六混成旅馮玉祥部入川援助，後因閩情危急，馮旅入閩，乃改派第四混成旅旅長張錫元率部赴川協助。⁵³然而段祺瑞對西南戰事，終因北軍士氣不高、各軍號令不一軍紀不佳，極不得人心，在湖南戰場及隨後在四川戰場上都分別遭到嚴重的挫敗。

伍、凝聚主戰派與津會的幕後運作

因為湖南戰場的潰敗，段祺瑞先後辭去陸軍總長與國務總理，徐樹錚也先辭去陸軍部次長，主戰派陷入空前危機，趁此時機，馮國璋加緊與西南的議和行動，並積極提高主和派的聲勢，但主戰派絕不甘心，已卸職的徐樹錚為了謀求段的復職，幕後運作津會的召開，使直、皖之間的戰火不斷升高。

一、湖南戰場失利後段祺瑞的下臺

對於段祺瑞和徐樹錚為首的主戰派討伐西南行動，主和派隨時伺機反擊。當對西南戰事還在進行期間，主和派已先謀定調和南北爭端的條件，於10月20日長江三督李純、王占元、陳光遠聯合提出解決南北問題的四項意見：1.停止湖南戰爭；2.撤回傅良佐；3.改善內閣；4.整理倪嗣冲部。⁵⁴

第1點與第2點旨在對付段的武力統一政策，打擊段的威信；第3點主張是要求排斥段內閣中曹汝霖等親日派，使段無法獲得日本的支持及援助；第4點是蘇督李純希望把江蘇北部徐州、海州一帶的張勳舊部從皖督倪嗣冲手中奪回，削減倪之武力，無異於削弱皖系實力，這四個意見無一不是針對段的武力統一政策及段內閣及皖系勢力加以正面迎擊，與桂系所提的議和條件類似，直系與桂系彼此間相互呼應也明朗化了，對段祺瑞、徐樹錚等主戰派是一大打擊。

至11月14日，北軍湘南總司令王汝賢和副司令范國璋通電停戰議和。王、范均隸屬直系，加上馮國璋的女婿陳之驥奉馮的密令攜款來湘暗中策動下，兩人將所部第八師和第二十師撤出前線，致北軍軍心瓦解，傅良佐倉皇離湘，段的武力政策受

53 「徐樹錚為段祺瑞主張先解決川爭後定對滇辦法等情電稿」（民國6年11月9日），《護法運動》，頁103。

54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頁334。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38。

到重擊。⁵⁵湖南戰事失利消息傳出後，長江三督立即公開主張停止川、湘戰爭；贛督陳光遠宣言保境息民，拒絕客軍假道，而所指的客軍即是通過江西開往湖南的安武軍等北洋軍。⁵⁶陳光遠又在致援湘的湘粵桂聯軍總司令譚浩明的電報中公然稱其「仗義興師」，更指稱段派為「逆」。在傅良佐的懲處問題上，馮主嚴懲，段不同意，馮即在與國務院祕書長張志潭討論懲處問題時，示意段應提出辭職。⁵⁷

對於段的辭職，徐樹錚曾檢討原因如下：1.和進步黨組聯合內閣所致；2.段為了和馮國璋保持和諧，明知有人反對，而枉自順從馮的意見，以李純為蘇督，陳光遠為贛督，結果種下今日的禍根；3.近因是派傅良佐為湘督，認為傅是湘人，可「以湘治湘」，卻不識傅喜玩弄權術，毫無膽量，不是勝任湘督的人選。徐樹錚還表示，他曾提醒段注意，但時機過晚，實屬遺憾。⁵⁸認為段用人不當及對馮委曲求全種下今日的敗因。

段並不甘心下臺，仍試圖暗中掙扎，11月16日閻錫山駐京代表李慶芳在給閻的電文中，提到馮、段的決裂情形，指出當湖南戰場的敗訊傳回時，段原先還準備盡力對南軍一搏，所以一面派人帶鉅款付湘，一面擬派段芝貴督湘，同時準備帶張敬堯一起前往鎮壓。然而此時馮國璋卻指使蘇督李純提出總理不兼任陸軍總長、解散臨時參議院、派唐紹儀為北方議和總代表、迅速召開南北和議等建議，力促段下臺。⁵⁹李慶芳又提到「元首不滿於徐次長，以故，徐亦求去」。⁶⁰同日徐樹錚致電閻錫山，表示本人亦將隨段辭職，請閻將入湘晉軍商震旅妥籌處置辦法。⁶¹

追根究柢，段祺瑞的被迫去職，其實主要是因馮段之爭，如閻錫山的駐北京代

55 莫世祥，《護法運動史》，頁44-45。

56 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47。

57 惲寶惠，〈我所知道的馮國璋〉，《存稿一晚清·北洋（上冊）》，頁888。

58 楊凡譯，「林公使致本野外務大臣電」（民國6年12月4日），〈日本外交文件選譯〉，《北洋軍閥》，頁598。

59 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48。

60 「李慶芳電閻錫山湘軍事有變段祺瑞主鎮壓馮國璋主調停段遂決意請辭」（民國6年11月16日），《錄存3》，頁73-74。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48。

61 「徐樹錚電閻錫山將隨段去職請妥籌處置入湘軍隊」（民國6年11月16日），《錄存3》，頁75。

表葛敬猷電閻所云：「此次政變，全係有人挑撥府院所致。」⁶²段十分的不甘心，在辭職銑電中斥責西南「別出陰謀」，以利用、離間、誘餌計策造成北洋派的兄弟鬩牆。⁶³隱然責備馮國璋分化北洋派和勾結西南的陰謀。

馮國璋雖汲汲於讓段去職，然而直到20日王汝賢和范國璋也步傅良佐的後塵，逃離長沙，湖南戰場全面潰敗，使段祺瑞不得不再度提出辭職，馮國璋終於在22日免去段的國務總理之職。分析從16日至22日段獲得留任的原因為：

1.馮國璋找尋繼任人選並不順利：因為在直皖之爭中，徐世昌、王士珍、田文烈、熊希齡等可能人選都怕捲入政爭漩渦，不敢出而組閣。

2.日本的干預：日本此時正與北京政府商訂軍事借款合同，深怕內閣更換於交涉不利，16日總統府的日籍顧問青木宣純中將先警告馮，不支持內閣的更換；接著日使林權助也向馮表示日方關切中國政局的穩定，使馮更感不安，他知道此事必與徐樹錚和曹汝霖的活動有關，當晚即派人先赴段宅報告與日使對答情形，也請徐樹錚、曹汝霖傳達慰留之意，並將段的辭職書封還，段乃決定暫不辭職。為此，徐樹錚當日也立即向日方負責交涉軍械借款的日使館武官齋藤季治郎少將回報段被留任的經過。⁶⁴

3.徐樹錚的活動：在這其間，徐樹錚往返各要人之間，積極進行各項留段活動，甚形忙碌，例如15日和17日他兩度急電張作霖、楊善德、倪嗣冲、李厚基等皖系督軍，有利用督軍來電挽留之意，隨後即接到張作霖急電，力勸段勿辭職，措詞憤激，盧永祥和楊善德也聯銜電請挽留段祺瑞。⁶⁵17日徐樹錚又往訪徐世昌，轉達段對留任內閣的想法，同時要徐世昌詢問馮是否真誠挽留。一連串的行動之後，徐樹錚以為段的閣揆位置應已穩定，所以據日使館武官齋藤季治郎的報告，此時的徐

62 「葛敬猷電閻錫山段祺瑞勢難再留將以王士珍先行兼代」（民國6年11月21日），《錄存3》，頁126。

63 「段祺瑞電曹錕等用兵西南原因與辭職原委」（民國6年11月16日），《錄存3》，頁87。

64 齋藤季治郎為此時日本駐北京武官。見鈴木隆史原著、周啟乾監譯，《日本帝國主義與滿洲》（臺北：金禾出版社，民國87年），頁241。段被留任經過，見〈軍械借款之所聞〉、〈段祺瑞留任內幕〉，《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1月17、22日，版3。楊凡譯，「齋藤少將致參謀總長電」（民國6年11月17日），〈日本外交文件選譯〉，《北洋軍閥》，頁588。

65 〈段祺瑞留職之裏面〉，《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1月21日，版3。

「照常工作，期待段的復職，一般頗為冷靜」。⁶⁶徐世昌也隨即到總統府，向馮國璋分析情勢，勸馮讓段留任，以避免北洋派的分裂。

徐樹錚認為段祺瑞的政治危機應該可以解除，乃於18日致電閻錫山，表示段已與馮國璋面談，並接受慰留。⁶⁷他卻不知馮雖有不少顧慮，其實終究想迫段下臺，先於19日解除段的陸軍總長一職，以王士珍繼任；20日罷免陸軍次長徐樹錚。⁶⁸到22日，段正式辭去國務總理，由汪大燮代理。23日馮國璋通電解釋准段辭職的經過。至30日才確定由王士珍署理內閣總理仍兼陸軍總長。⁶⁹

徐樹錚雖然千方百計，保衛段的閣揆一職，段最後仍然被迫去職，為皖系的一大危機，直、皖決裂已無可避免，徐的友人對政潮洶湧表示憂心，耽心北洋派破裂，中南方之計，實為自殺之媒，認為如果不速謀挽救，誠意團結，民國前途將不堪設想。而徐的答覆是：「此次政潮，在他人多為扼腕，然以鄙見論之，正是大好進取之機，相蕩相磨，必有佳兆。」⁷⁰充分顯示此時他已擬好應付之道，且成竹在胸。

二、直督曹錕加入長江三督的主和行動

段祺瑞下臺後，馮國璋以和平主義為標榜，於是西南方面和主和派督軍均決心乘勝追擊。西南方面例如派伍廷芳於30日抵廣州，請馮國璋派遣特使南下，雙方磋商南北調停方策；陸榮廷於12月3日來電，請中央開誠布公，通令全國雙方停戰，並由其電邀岑春煊、唐繼堯等人以私人名義通告各省，表示中央公誠相與之懷；譚浩明也電直、蘇、鄂、贛四督，指責岳州北軍仍增加無已，岳州為湘省門戶，應速命北軍停戰，並將北軍撤離岳州，以示調停誠意；岑春煊電賀新任內閣總理的王士

66 楊凡譯，「齋藤少將致參謀總長電」（民國6年11月17日），〈日本外交文件選譯〉，《北洋軍閥（1912-1928）》，第3卷，頁588。

67 「李慶芳電閻錫山馮國璋慰留段祺瑞等事」（民國6年11月17日）、「徐樹錚電閻錫山段祺瑞慰留已照常視事」（民國6年11月18日），《錄存3》，頁82、97。《中華新報》，上海，民國7年11月19日，版1。

68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頁341。

69 「李慶芳電閻錫山長沙失守及段祺瑞急於求去」（民國6年11月20日），《錄存3》，頁108-109。

70 〈陳興亞致徐樹錚函〉、〈徐樹錚復陳興亞函〉（民國6年11月22日），〈直皖兩派主和主戰文電輯要〉，《北洋軍閥》，頁477。

珍，並促速頒布停戰明令及恢復舊國會。⁷¹

主和派督軍也加緊腳步，11月18日，直隸督軍曹錕在李純派員赴津徵求調停意見之下，同意加入長江三督的主和行動，聯名發出巧電，呼籲南北罷兵，他們願意擔任調人之責。⁷²主和派從原來的長江三督，增加了在北洋派中實力最大，地盤又接近北京的直督曹錕，成為直系四督，讓皖系大為震撼。

巧電發出之後，曹錕隨即發現這是對段的致命一擊，他不願因為附和曹錕而得罪段，於是又於20日自動去向段解釋誤會。徐樹錚看出曹錕的心意，於是乘機鼓動曹錕，他向曹錕承諾如其加入主戰派，將來在召集新國會、改選總統時，會全力協助他競選副總統。徐樹錚又挑撥曹錕與直系三督的關係，暗示李純已是主和派的中心人物，其勢力與聲望，實執長江三督之牛耳，而曹錕卻是西南所痛恨的洪憲舊將，將來必然受到排斥。

副總統一職對曹錕具有十足的誘惑力，曹錕也瞭解臨時參議院實為皖系的政治工具，他如果競選副總統，有賴於皖系的全力支持；而且李純已是主和派領袖，地位的穩固也不容易被取代，因為巧電發布後，各方接洽者多至南京，有「南京會議」的呼聲，通電不絕，聲勢赫然，這種現象在徐樹錚的挑撥下，都使曹錕心裡不是滋味。⁷³為了與李純分庭抗禮，他接受徐的指使，於21日再發出馬電，主張南軍應退出湘境，表示和平決心，明定停戰日期，作為南北議和的條件。⁷⁴這個主張似乎是在主和及主戰以外，提出另一個折衷方案，其實如同要南軍無條件投降，是另一種形式的主戰論。如此一來，長江四督主和通電之舉又徒勞無功，主戰派再度扳回一城，⁷⁵以曹錕為中心的津會也隱然成形。

71 〈和戰問題之形勢〉，《晨鐘報》，北京，民國6年12月4日，版2。

72 「曹錕通電請南北雙方罷川湘之兵徐作條件之磋商」（民國7年11月18日），《錄存3》，頁98-99。

73 〈曹張來京與時局關係〉，《晨鐘報》，北京，民國6年12月1日，版2。

74 「曹錕電李純等擬請南軍退出湘境表示決心再定停戰日期以為議和初步」（民國6年11月21日），《錄存3》，頁127-128。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52。

75 曹錕電後，閻錫山、倪嗣冲、張作霖、張敬堯等都響應曹的號召，欲推曹錕主稿，通電議和，各電見《錄存3》，頁126-138。

三、凝聚主戰派的努力

當段被迫辭去國務總理之初，徐樹錚曾兩度急電奉、皖、浙、閩各督，謀求挽救，其後倪嗣冲、張作霖、張懷芝、李厚基、楊善德等也都分別來電挽留，他們在電中答覆政府解決時局的辦法，且都力主武力解決西南，可以推測徐此時即有挑撥督軍團干政之嫌，⁷⁶惟時間倉促，後來段又因其他因素，暫時獲得留任，因此並未發揮出效果。

段祺瑞下臺後，馮國璋準備把原設國務院底下掌控軍事指揮調度全權的參陸辦公處移到總統府，並師法袁世凱，改名統率辦公處，原已準備在26日正式成立，可是馮卻又隨即接到皖、奉、閩、浙、魯五督聯銜來電表示反對，馮雖一再申明是因軍情緊急，且內閣尚未組成，故有此種權宜辦法，然為了避免爭議，後來改名為軍事處。⁷⁷雖然沒有徐樹錚涉入其中的任何文電與消息，但是以他此時和倪嗣冲、張作霖接觸頻頻，和津會前後他與各督聯繫的情況如出一轍，推測督軍此舉，應與徐脫不了關係。

曹錕馬電發出後，主戰派士氣大振，倪嗣冲、張作霖、楊善德、盧永祥、張懷芝、張敬堯、李厚基等紛紛響應，主張繼續對南用武。於是徐又開始籌劃以督軍團之力謀復段職，段若不能出，則由徐世昌組閣，以逼迫主和派。⁷⁸倪嗣冲為主戰派一員，擁段最力，是徐最知心的盟友，徐在幕後指揮，而倪則在前面衝鋒陷陣，在此時的督軍團體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⁷⁹為了運作天津會議，由徐幕後操縱，倪又發出一連串的通電，主張推曹錕主稿，就曹錕所提條件與西南議和，11月23日更進一步提出要各省「即派員赴津請示一切，明避會議之名，暗有會議之實」，準備以曹錕為督軍團的盟主，拉攏與曹關係深厚的鄂督王占元，形成「多數團結，京奉、津浦、京漢諸路均能聯絡一氣，蘇、贛勢孤，自無能為役，大局或有挽救之望」的

76 〈主戰說不能成立〉，《盛京時報》，瀋陽，民國6年11月27日，版7。

77 《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1月30日，版2。

78 《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5日，版2。《民國日報》，上海，民國6年12月5日，版2。

79 徐鑄成，〈李思浩生前談從政始末〉，《文史資料選輯》，1978年第2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2月），頁157。〈西報紀天津會議之內幕〉，《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11日，版2。

局面。⁸⁰

由此觀之，津會目標簡單地說，即是希望以多數團結，達成打擊主和派的目標。但是為了怕被冠上分裂北洋派之名，會議昭示目標有四：

1. 南北媾和並非不可，但反對有損中央威信的屈辱講和。
2. 直、皖兩派必須迅速聯合起來對付南方。
3. 建議中央先和南方決戰，占有優勢地位後，再舉行和談，務期以有利條件，締結和議，此點如果不被接受，即聲明不承認現在的內閣。
4. 促為南方的花言巧語所惑而出賣北洋派同袍的李純及援助他的陳光遠和王占元反省，如果不聽，即採最後手段。⁸¹

津會前的徐樹錚行蹤備受關注，如報紙報導他於16日曾到天津一行，但午後即迅返北京，也傳聞他在津與倪嗣冲的代表倪炳文及張懷芝等人進行密商，顯示他此時的行蹤非常詭密，頻繁往來於京津之間，令外人覺得莫測高深。⁸²所以無怪乎日使館武官齋藤季治郎在其報告中國政情時提道：徐這一段時間還是常常與他於北京見面，外面說他在津活動實為「不明真象的傳說」。⁸³然而不管如何，以徐和倪的深厚交情，他應是倪的背後指使者。於是在倪嗣冲登高呼喊之下，主戰各督紛紛商派代表來津，11月底已有津會風聲，到了12月1日，會議前夕，《中華新報》將會議評為「搗亂之聲浪」，云：「段系人物中之徐樹錚、張懷芝等又在掀風作浪，號召其不祥之天津會議，……此輩未易施其技，然而造謠挑撥是其專精。」⁸⁴

從津會的醞釀成形來看，徐樹錚在其中的推動的痕跡清晰可見，由他發出的電文、報紙的報導或者日本的外交工作報告，拼湊出來的津會，在在顯示他在津會的促成上扮演舉足輕重的角色，對此李純曾加以關切，而馮國璋也有所警覺，打算聘

80 「倪嗣冲電閻錫山略謂和議必有條件應詢謀僉同始有益大局」（民國6年11月23日），《錄存3》，頁137。

81 楊凡譯，「天津司令官致參謀總長電」（民國6年12月5日），〈日本外交文件選譯〉，《北洋軍閥》，頁599。

82 〈徐陸野心尚未消滅〉，《盛京時報》，瀋陽，民國6年11月20日，版6。

83 〈張倪徐在津之行動〉，《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1月26日，版3。楊凡譯，「齋藤少將致參謀長電」（民國6年11月26日），〈日本外交文件選譯〉，《北洋軍閥》，頁596。

84 《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2日，版3。

他為總統府顧問，領次長薪俸，加以懷柔，⁸⁵但是在還未來得及宣布之前，津會已先行召開。

陸、擡高主戰派氣勢與津會的操控

湖南戰場失利，傳出段祺瑞下臺的風聲，徐樹錚開始為段閣揆保衛戰而努力，然而在直、皖嚴峻的對立中，段、徐仍然不免被迫先後去職，主戰派的氣勢受到巨大的衝擊，但徐仍不氣餒，他力謀重振皖系聲威及段的復職，著手於津會的醞釀與召開。以一個退職官員身分，竟能在會議中呼風喚雨，以智謀和膽識來論，不愧其「小扇子軍師」稱號。為了恢復段的閣揆地位，在他的運作之下，讓這些雄峙一方的主戰派督軍形同傀儡，甘被操縱，也幾乎是史無前例。⁸⁶

一、會議經過

津會從1917年12月2日開始召開，期間視需要情形，時斷時續，直到1918年1月15日會議宣告結束為止，歷時達40多天。會議場所是在天津孫家花園，代表們住於元緯路的旅館。⁸⁷參加的省份從最初的七省，擴大為魯、晉、奉、黑、閩、皖、陝、浙、滬、察、綏、熱等九省三區代表，至12月中，增加了豫督趙倜、甘督張廣建，成為十五省區，直到1918年1月，又加上長江三督之一的王占元，變成十六省區。由於會議期長，參加者多，討論的議題也相當龐雜，茲以三次主要的會議，區分為三階段，分述如下：

1. 第一階段

會議前夕，直督曹錕至京，一般推測，是準備與李純的主和派脫離關係，別樹旗幟的動作，魯督張懷芝也隨後來到，兩人經過會商後先後離京至津。⁸⁸從12月2日

85 《民國日報》，上海，民國6年12月2日，版2。

86 許多著作均指出復辟時的徐州會議為徐樹錚幕後指示，但據徐子道鄰認為徐州會議說是徐策動的，未免太過誇大，因為第一次和第二次的徐州會議段的代表分別是段芝貴和曾毓雋，應也不是他的主動，否則他不會不去參加，直到第三次才由徐樹錚代表參加，所以徐在天津會議扮演的角色比徐州會議為重要。見徐道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頁195-197。

87 〈天津會議之因果〉，《申報》，上海，民國6年12月10日，版3。

88 〈曹張來京與時局關係〉，《晨鐘報》，北京，民國6年12月1日，版2。

晚開始，以曹、張為首的津會開始召開，⁸⁹除曹、張二督親自出席外，共有十二省區代表參加（見表1）。由部分參加代表的身分看來，似乎層級都不低，而徐和段的另一名親信吳中英也都參加會議，徐且留津指揮會議進行，甚形忙碌，顯見他為津會幕後的重要人物。⁹⁰

表1：天津督軍會議各省區代表

省區名	奉天	安徽	浙江	福建	黑龍江	河南	陝西	山西	徐州	上海
省區首長	張作霖	倪嗣冲	楊善德	李厚基	鮑貴卿	趙 倜	陳樹藩	閻錫山	張敬堯	盧永祥
代表名	楊宇霆 (麟閣)	倪道烺 (炳文) 李席珍	呂建章 (兆熊)	李炳安	張正峰	胡堯卿	張寶麟 (仲仁)	張維清 (直君) 田應璜 (子琮)	趙景清 (懷五)	盧小嘉 石小川
備註	楊宇霆 為奉軍 參謀長	倪道烺 為倪嗣 冲之侄					張寶麟 為陝南 人，後 任陝軍 旅長	張維清 原為閩 北駐京 代表， 田應璜 為參議 員兼顧 問	趙景清 為張敬 堯參謀	盧小嘉 為盧永 祥之子

資料來源：〈天津會議之經過與今後出師計畫〉，《晨鐘報》，北京，民國6年12月19日，版2。〈南京快信〉，《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7日，版3。

主戰各督代表集會，表面上以主戰為訴求，然而幕後的徐樹錚之真正意圖卻是恢復段祺瑞閣揆職位。⁹¹當時馮國璋力主先行停戰進行和議，等南方拒絕停戰，或協議不成時再行開戰，但津會代表一致反對，提出「非戰不能言和」作為抵制，

89 按天津會議時間有二說，陶菊隱云12月2日，郭廷以云12月3日，惟本文據曹錕、張懷芝12月1日在天津發表東電，呼籲各省準備對南作戰一電，及李慶芳電閻錫山報告政局情況推測，採用前說。參見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頁56。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56。「張懷芝等電倪嗣冲等西南毫無調停誠意當作戰字打算勿被和字所誤」（民國6年12月1日）、「李慶芳電閻錫山府院對時局收拾尚無方針戰既不能和又不可」（民國6年12月4日），《錄存3》，頁171、183。

90 〈王內閣實現前之政局〉，《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5、8日，版2、3。

91 《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4日、5日，版3。

決議對南方積極進兵。會中曹錕和張懷芝且都慷慨激昂，率先表示願意親自率軍南征，於是代表們在會中譴責西南毫無誠意，反對與西南調停，要求明令討伐，同時譴責主和的蘇督李純將準備援閩的馮玉祥部阻於浦口。

會中決議與南方的和議條件：1.兩廣立即取消自主；2.川、湘的南軍立即退出；3.西南各省的督軍、省長由中央任命；4.廣州非常國會解散，另行召集正式國會於北京；5.各省一律驅逐反對北洋政府的國民黨暴烈分子；6.廣州大元帥府取消；7.陸榮廷來京。⁹²條款相當苛刻，聲言如南方不允，決定軍事進攻。

各省也決定自行抽調軍旅開赴前敵，出兵數額如表2，總數共計十一萬五千人。軍費方面，張作霖籌款兩百萬，與會各省各籌一百萬。計畫分兵二路，第一路由曹錕率領，總兵力計二師六旅。第二路由張懷芝率領，總兵力計二師二旅又十五營。每路兵力約四萬人以上。第一路以漢口為總兵站，岳州為終點，沿京漢路如保定、鄭州、孝感各處均設兵站。第二路以浦口為總兵站，沿津浦路及九江、南昌均設兵站。⁹³兩督親征後，分別以曹銳署理直督，張樹元署理魯督。

表2：各省區派兵數額

省區 名稱	奉天	近畿	安徽	直隸	陝西	山西	山東	上海	河南	徐州	歸綏	熱河
軍隊 數目	2師	1師	2師	1師	1旅	1旅	1師	1旅	1師	1師	1旅	1旅
兵額 分派	1路 2路	1路	1路 2路	1路		1路	2路		1路	2路		

資料來源：〈萬目睽睽之天津會議〉，《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7日，版3；〈天津會議之經過與今後出師計畫〉，《晨鐘報》，北京，民國6年12月19日，版2。

會議前後，徐樹錚與主戰的督軍聯繫相當頻繁。12月2日他致電各軍，表示接到總統府親信馮耿光⁹⁴之弟由香港電告議和條件：1.由黎元洪復職總統，馮國璋住

92 〈萬目睽睽之天津會議〉，《中華新報》，民國6年12月8日，版3。

93 〈天津會議之經過與今後出師計畫〉，《晨鐘報》，北京，民國6年12月19日，版2。

94 馮耿光，日本士官學校第二期步兵科畢業。辛亥革命時任清政府諮議處司長。民國元年任袁世凱總統府顧問。此時任中國銀行總裁。

到瀛台；2.恢復舊國會；3.贛督陳光遠調閩、李烈鈞調贛、柏文蔚督皖、譚延闓督湘、劉存厚督川；4.廣東省長改為公舉。次日他又在江電補上議和條件所漏列懲辦禍首一項，云禍首即段祺瑞、倪嗣冲、湯化龍、梁啟超、吳光新、傅良佐及徐本人。⁹⁵此即所謂的「梧州議和」。因為議和條件一面倒向西南，所以督軍團都氣憤填膺，認為西南方面欺負北洋派太甚，果然對李純等主和派形成莫大的困擾。

徐所指的梧州議和消息既來自總統府親信諮議，可信性應該很高，而在前一天參陸部致電各督中，同樣提出梧州議和條件，只是內容有少部分出入，但條文更為詳細，而且更具體的表示如果北京政府能一一同意各條，始有議和餘地，否則將以武力解決。⁹⁶由於梧州會議早在11月10日即已舉行，卻在此時才出現梧州議和條件，條文又極盡挑撥南北惡感之能事，已引起許多人的懷疑，認為這必是主戰派挑撥造謠，而以徐樹錚在津會的幕後角色來看，似乎與他不無關係。

《中華新報》除一再表示梧州會議的訊息必定不實，又親訪曾在梧州會議列席的陸榮廷代表雷殷，詢問他有關會議的真相，才確知梧州會議是專為粵事而開，且係談話性質，所謂梧州會議條件根本是子虛烏有。調和於南北之間的岑春煊也通電反駁，認為紛傳的梧州會議條件「支離怪謬，殊駭聽聞，既非南方自主之本心，亦背國家統一之旨」。⁹⁷其目的在激怒北洋系同仇敵愾的心理，以及離間直系與西南關係，對主和派而言更是雪上加霜。

另外，為提高主戰派氣勢，以壓倒主和派，12月3日徐樹錚又發布與日方的交涉過程，表示日本寺內內閣非常關切中國政局，以北洋派分裂為慮，曾詢以此次的結局，徐表達其個人的看法是「小則蘇（李純）、贛（陳光遠）易人，大則東海

95 見「致各督軍冬電」（民國6年12月2日）、「致各省督軍江電」（民國6年12月3日），《徐樹錚電稿》（以下簡稱《電稿》）（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頁1。

96 在條文方面，懲辦禍首前面加上否認軍械借款，段祺瑞未列名在懲辦的禍首之中，另外加上免周道剛職，唐繼堯任雲貴川巡閱使，陸榮廷任粵桂湘閩巡閱使，伍廷芳任總理，孫洪伊長內務等條。而梧州會議的消息多由新民與東亞兩通訊社報導出來，為皖系的機關報。見《申報》，上海，民國6年12月3日，版2。「參陸部電各省督軍等西南方面尚無調和之意請各軍竭力防禦」（民國6年12月1日），《錄存3》，頁169-170。

97 〈捏造梧州會議之陰謀〉、〈岑西林請究造謠之要電〉，《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6日，版3。

（徐世昌）出而收拾」，⁹⁸也透露梁士詒在日本交涉情形，云寺內內閣已聲明段雖暫時去職，但實力並無墜落，以後對華方針，仍認定徐世昌和段祺瑞是時局中心，將來定會加以實力援助。⁹⁹

津會果然一如徐樹錚的策劃，步步推展，7日他又通電各督，指出津會集議的結果已發揮出巨大的力量，因此他提醒督軍們說：「我所素有之政府因我之棄置，反將公然與逆黨結合，而我輩自由行動，轉成無政府派，即令人自為戰，倖而獲勝，外人不承認為交戰團體，……我將吃虧，費力無限矣！」進而鼓動督軍「以各省近數日之團結策勵，稍作抗言，則不難更易一總理，便可釐然清明，然後渙號申討，一鼓作氣」，充分顯露其預備推倒王士珍，重新恢復主戰派主控的內閣之強烈企圖。¹⁰⁰

次日，他又進一步致電各督解釋，認為既已決定對西南作戰，就絕不可釋內而驚外，所謂的內，即指穩定政局來講，他因此推論道：

欲求國事進步，非更易閣王（士珍）、蘇李（純），萬無著手之地。李去則贛之陳（光遠）無能為，惟慮其才不足當此要沖，即可量為移調，王去則河間（馮國璋）亦難為害。

因此在衡量利害下，仍暫可容許馮國璋留任。認為馮國璋若在缺乏王士珍和李純的左右之下，「究恐無顏自處，懊咎之餘，益以驚悴，一旦天良發現，自悔違誓

98 按：徐樹錚的江電分成兩種，在致張作霖、倪嗣冲、陳樹藩、張廣建、吳光新、李厚基、楊善德、盧永祥、龍濟光、劉存厚等人多提到「小則蘇贛易人，大則東海出而收拾」，但致閻錫山、鮑貴卿、趙倜、張樹元同樣的電文中，則無此內容，是以親疏關係，抑重要省份考量，待查。見「致各省督軍江電」（民國6年12月3日），《電稿》，頁1-2。

99 梁士詒是交通系領袖，曾任袁世凱時的總統府祕書長，是帝制派禍首，帝制失敗後逃亡香港，仍進行種種政治活動，在黎段之爭中，他支持段祺瑞，復辟平息後，他仍繼續與段合作。民國7年10月梁體認到日本在東亞地位的重要性，決定赴日活動，在日期間，他遍訪日本朝野要人，上至首相寺內、陸軍大臣大島等人都有頻繁接觸，也與各國駐日大使有來往，連中國駐日公使章宗祥及各地領事也都公開設宴，以國事犯而倍受禮遇，主因是背後為段祺瑞和徐樹錚支持，在日訪問歷時三個月，於7年1月始返港。參見李漢青，〈梁士詒在被通緝前後的活動〉，《存稿一晚清·北洋》，下冊，頁26-27。「徐樹錚電閻錫山日方認為段祺瑞雖去職實力仍在此後仍以北系為中心」（民國6年12月3日），《錄存3》，頁175。

100 「徐樹錚通電諸公集議決戰惟政府本在北派範圍不應棄之不顧」（民國6年12月7日），《錄存3》，頁202-203。

之愆，必無永年之理」，此時繼大任的人就只有徐世昌了。所以希望在新國會還未成立前，徐世昌能「為國抑節，一受任命，暫為總理」。¹⁰¹

會議最終議決不脫離北京政府獨立，而是以實際的軍事行動，要求馮國璋以中央名義發出討伐命令，以實際達成打擊主和派瓦解北京政府的意圖。此外，督軍代表認為以馮國璋向來之巧詐，又乏抗壓性，並不具有十足的威脅性，也決定不直接逼退，而是集中火力攻擊王士珍與主和派之首的李純。

第一階段主戰派在維持表面的團結之下，似乎已經達成震懾主和派的效果，馮國璋於6日再命段芝貴赴津與代表們疏通，惟仍沒有結果，主戰派則於7日由曹錕、張懷芝領銜致電中央，要求明令征伐，¹⁰²馮國璋和王士珍在主戰派強大壓力下，決定順從津會決議，延緩停戰命令的發布。會議有了初步的成果後，部分代表開始離津，如盧永祥之子盧小嘉即於5日準備返滬，但也有部分代表繼續留津。¹⁰³會議暫告一段落，然而食髓知味的督軍團意猶未盡，準備繼續以天津作為對主和派發聲的窗口，進一步希望獲取實質的利益。

2.第二階段

第一階段的津會結束，上海護軍使盧永祥代表盧小嘉返滬，將津會情形報告盧永祥後，12月6日盧永祥即發表通電，認為津會既已決定主戰，同時約定各省出師，已獲有初步的成果，但是會議不該就此結束，因為：

彼方無理要求，逼人太甚，得隴望蜀，慾壑難填，直視國家為私有物，設或不張撻伐，不但世俗所謂北系者掃地以盡，而我艱難締造之民國，將斷送於少數鬼蜮之手，言念及此，不寒而慄。仲珊（曹錕）、子志（張懷芝）兩公此次出肩重任，為全局謀，遠大共通，協力匡助，俾底於成。貴處如表贊同，即請力電敦勸，一致進行，並請加派完全代表，

101 「致各省督軍陽電」（民國6年12月7日），《電稿》，頁3-4。

102 「張懷芝等電張作霖等已會列臺銜電請大總統明令發表征伐庶可早收效」（民國6年12月7日），《錄存3》，頁201。

103 例如12月5日浙江代表盧小嘉即因會議竣事返浙；又如閻錫山派天津會議代表張維清至11日須返晉一行，因此閻又加派田應璜為代表。見《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6日，版3。「閻錫山電曹錕赴津代表張維清有事須回晉已加派田應璜趨謁臺階」（民國6年12月11日），《錄存3》，頁210。

前往與議，集思廣益。……國家存亡在此一舉，設不幸再有蹉跎，則分裂之慘禍有不忍言者。¹⁰⁴

他認為此時應乘勝追擊，各督更應派出重量級的代表，繼續商議主戰方略，才能獲得最終勝利。他的提議，立刻獲得倪嗣冲等多數督軍的同意，彼此推波助瀾的結果，第二階段的津會又開始醞釀，也立刻達成虛張聲勢的效果。¹⁰⁵

因為受到津會強大的主戰壓力，國務院於12月15日發表「電令」，派曹錕和張懷芝分別為第一、第二兩路司令。¹⁰⁶經過會商後，兩路大軍決定於18日出發，各省也開始籌備軍餉，其中如奉天的張作霖已決定匯款接濟，山西省也先撥餉六十萬元，決定以後每星期再撥五十萬元，準備提供軍餉二百萬元。¹⁰⁷

正當曹、張兩路大軍準備出發之際，14日卻再傳出馮國璋擬妥對南方的議和條件：1.召集新國會、減少名額；2.北軍仍駐岳州，桂軍退出湖南，滇軍退出重慶等條件。再度挑起主戰派的不滿情緒，曹錕立即發出通電，譴責南方表面要求停戰議和，可是卻暗中積極布置，再為進攻的企圖，同時於17日由曹、張聯銜致電主戰各督，一為電請中央宣布南方的陰謀，明令命將出師；一為由直、魯各派一支隊先行出發，以資策應，津會開會的呼聲再起。¹⁰⁸

12月18日，張懷芝與其弟懷斌率領衛兵二十營由濟返津，和曹錕一起商議出師的計畫，第二階段的津會再次召開，會中討論主題有三：1.認為王士珍內閣主戰不堅，主張迫請內閣頒發討伐明令；2.要求出兵時，中央多籌軍費；3.提出懇請段祺瑞出肩七省聯軍總司令職的計畫。¹⁰⁹其中軍餉問題在督軍的要求下，財政部決定兩

104 「盧永祥電張作霖等請加派完全代表赴津與會俾集思廣益」（民國6年12月6日），《錄存3》，頁195。

105 「致各督軍陽電」（民國6年12月7日），〈皖軍徐樹錚密電選編〉，《北洋軍閥》，頁529。

106 雖然主戰派一直要求馮國璋發表對西南的討伐令，但馮用拖延戰術，一直不願發布，直到此時想到一個避重就輕的方法，即委派兩路司令，不採總統命令形式，而採電令形式，如此一來，他可以應付主戰派，同時也不致使南北和議之門關閉。見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61。

107 「田應璜電閻錫山馮玉祥將赴閩同仁咸以為憂」（民國6年12月16日），《錄存3》，頁230。

108 「曹錕電張懷芝等南方偽言停戰暗中從中離間再為進攻」（民國6年12月14日）、「曹錕電張作霖等請中央宣布西南陰謀並由直魯各派一支隊先行」（民國6年12月17日），《錄存3》，頁234、242。

109 〈天津會議與主戰派之態度〉，《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21日，版3。

路各撥六十萬元。¹¹⁰

同一天，馮國璋又對主戰派做了一項讓步，即任命段祺瑞為參戰督辦，段芝貴為陸軍總長，參戰督辦的指派，馮旨在和段重行劃分勢力範圍，對外由段處理，對內由他主持，希望彼此各得其所，和平相處。而以段芝貴為陸軍總長，也是希望和主戰派之間有一個聯繫的窗口。同樣的，兩段的任命也引來長江三督及西南的不滿。參戰督辦不隸內閣，不必呈送府院，所做的決定可以直接發交有關部會辦理，對內可發號施令，調動軍隊，對外可憑藉這個機構直接執行其對日政策，形成一個擁有無上權力的太上內閣，而兩段同鄉關係及密切的交情，有如在主和的內閣中安插了一個強有力的主戰派。因此兩段的任命，也註定王士珍內閣名存實亡。¹¹¹

在第二階段的津會，雖然段祺瑞已經以參戰督辦名義掌握大權，會議成果也讓馮國璋和主和派再度陷入進退維谷的困境，但是藉由會議恫嚇主和派，使馮國璋、王士珍、李純下臺的效果卻似乎愈來愈微弱。例如，一再傳出準備請辭的王士珍，雖於12月31日再度傳出辭意，徐樹錚知道之後，非常振奮，力勸段不管如何，應以復出為先，強調只有復出後，才能「先聯東鄰，次議任免，風行雷厲，大局立見更新」，皖系也才有前途。¹¹²但最後才知道又是空歡喜一場，因為王士珍根本沒有辭意，馮國璋亦無重新以段復任閣揆之意。

津會的結果不如預期，加上徐與正副盟主的曹、張難免有一些隔閡，無法指揮如意，倪嗣冲則聲名不佳，其餘各督也如同烏合之眾，只會各為己利，無法完全為他所利用，均使徐樹錚在失望之餘，準備另起爐灶，採取新一波的行動，因此他不斷加緊與張作霖的聯繫，對此他向倪嗣冲解釋道：

閣員足與計事者甚罕其人，仲珊（曹錕）、子志（張懷芝）亦非不可商量，惟由兄處發動，似有嫌疑。頃已托人赴奉，商由雨亭（張作霖）聯合黑、陝、浙、皖、滬、甘諸省，公推直、魯領銜，明白聲請。¹¹³

110 「李慶芳電閻錫山王士珍去志已決內定由閣員理段祺瑞暫不復職」（民國6年12月9日），頁245。

111 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62-63。

112 「致各督軍勸電」（民國6年12月28日）、「致張作霖倪嗣冲卅一電」（民國6年12月31日）、「致張作霖世二電」（民國6年12月31日），《電稿》，頁4、5。

113 「致倪嗣冲電」（民國6年12月13日），《電稿》，頁5。

此由曹錕在12月17日致電張作霖，表示已奉國務院電令，指派一、二路司令，準備開拔的電文推測，徐電應該是要張作霖代倪出面，聯合各省區電請曹、張領銜，請中央下討伐令。¹¹⁴如此一來，顯然張作霖在督軍團的地位已凌駕倪嗣冲之上，而且徐也開始萌生引奉軍入關之意，所以在給張作霖及倪嗣冲的電文中，徐樹錚明確指出「南行各軍之腐，非生力軍不足以壯氣」，開始有以新銳的奉軍加入曹錕與張懷芝兩路南征軍的計畫。¹¹⁵

此後他給主戰各督的電文似有銳減的現象，13日之後除了31日對倪嗣冲和張作霖發出卅一電、給張作霖的世二電及1918年1月8日回覆閻錫山一電外，一直要到1月21日之間，少有文電發出。¹¹⁶根據外電報導，1917年12月底他來到上海，住在滄洲旅館，在受訪中徐指出，段祺瑞擔任的參戰督辦職權比以前更大，目前正在招募軍隊，希望協約國全力協助，能編練成一支最新式的軍隊，將來加入前線作戰。¹¹⁷1918年1月12日，日人磯谷大尉¹¹⁸在致其參謀總長的電文中，也提到徐的行蹤，云：「根據可靠情報說，徐樹錚目前住在上海滄洲飯店，改姓余（或楊）。」¹¹⁹顯示這段時間，他在上海秘密進行其他活動，已經從第三階段的津會中淡出。

對於徐在上海活動的意圖，則傳說紛紜，日人磯谷的報告提及他從北京帶來三百萬元國內公債，正與某商人進行洽談收買報紙和黨人。至於收買的報紙，目前

114 「曹錕等電張作霖等請中央宣布西南陰謀並由直魯各派一支隊先行出發」（民國6年12月7日），《錄存3》，頁242。

115 「致張作霖倪嗣冲卅一電」（民國6年12月31日），《電稿》，頁5。

116 《電稿》中「致各督軍勸電」，日期繫於民國6年12月28日，惟從內容加以考察，提到岳州不守之事，按南軍占領岳州是在7年1月26日，又所提及的漾日議和條件，是指7年1月22日，馮國璋和王士珍和西南有南北劃分之策的消息。再查《閩檔》錄有同一電文，日期即繫於7年1月28日。可見《電稿》該電日期有誤。見《電稿》，頁4-5。「徐樹錚電閻錫山近一二要人破壞北方團體無微不至務請嚴防」（民國7年1月28日），《錄存3》，頁371。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頁356、357。

117 〈外報記徐樹錚意見〉，《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31日，版2。

118 磯谷大尉疑即磯谷廉介，日本陸軍士官學校、陸軍大學畢業，曾多次來中國活動，被稱為關東軍內的「中國通」。見日本人物辭典編纂委員會編，《日本人物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6月），頁1166。

119 楊凡譯，「磯谷大尉致參謀總長電」（民國7年1月12日），〈日本外交文件選錄〉，《北洋軍閥》，頁604。

正在大力奔走中，似乎想收買當地的《申新報》和《時報》。此外，《中華新報》也報導段祺瑞派他南下，準備以金錢賄買某省軍官，嗾使內變，一面又為張懷芝、倪嗣冲等暗中主持，以合謀對付長江的主和各督，如果計畫能付諸實施，則將更進一步謀合外力，遂行其壓迫西南的政策。¹²⁰由此看來，此時他在上海仍是進行對付王士珍及李純等長江三督的祕密行動殆無疑義。

3.第三階段

1918年1月5日督軍團代表再度齊集天津，開會討論出師征討西南、舊國會存廢及內閣改組等問題。一聽到會議消息，馮國璋內心的焦灼立刻溢於言表，於7日急派參謀本部次長陸錦赴津，跟督軍團代表進行疏通，回京時曹錕也派其參謀長趙玉珂隨陸赴京，與中央接洽討伐事宜。¹²¹8日趙玉珂返津，日本的天津司令官立刻派人了解津會情況，所得到的訊息為：

1.計有16省代表在津開會，認為西南完全無和平解決南北爭端的誠意，因此計議迅速撤回停戰令，實行討伐。如果南方不尊重此項決議，參加津會的各省為了救國與自衛，決對南方採取自由行動。

2.討伐南方的經費，應由中央支付，但為了應付非常情況，首先希望中央准許扣留直隸、山東兩省的鹽稅收入，作為第一、二兩路的軍餉。

3.李純與陳光遠反對北洋軍南下，不知是何居心？特別是默認李純在南京召開非常會議，是出賣北洋袍澤行為。中央對此所見如何？其次，兩督軍反對北軍南下時，希望中央承認各省不得已而興嚴懲之師。

對曹錕代表的要求馮國璋答覆如下：

1.並無法確定南方一定無和平解決南北爭端的誠意，然而北方的主戰論有礙妥協的進展，希望暫不提出討伐令，馮會為了國會統一和維持北洋派勢力，盡最大的努力。

2.鹽稅收入牽涉外債關係，所以擬留用鹽稅一事難以允准，另外，根據中央命令行動時，中央應負責任，換言之，如果各省自由行動，中央將不能支付費用。

120 〈停戰後之難題〉，《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29日，版3。

121 〈天津會議先後情形〉，《申報》，上海，民國6年11月12日，版6。

3.李純和陳光遠兩督提倡和平主義，仍然是出於愛國的舉動，因此關於北軍假道問題，應向其疏通意見，至於其他事項不能干涉。¹²²

至13日津會停會後，山東、奉天、浙江、上海、徐州六處代表一起來到北京，催促中央趕快發布對西南的討伐令。另也準備好，如果中央不允，將由十六省區軍人聯名致電政府，強迫政府發布討伐明令。馮和主戰派督軍們為了討伐令頒布與否問題纏夾不清，最後主戰派從1月6日日本所墊付的善後借款一千萬日元中分享到一批軍費，所以會議於1月15日宣告閉幕，參加的督軍和代表們就紛紛回去，準備根據會議決定，調兵南下，並聲言兩週內實行最後辦法。¹²³長達四十餘日的津會在各省取得龐大的軍費後，準備出兵，會議告一段落。

二、各方的反應與會議結果

津會的召開，再度勾起人們對過去徐州會議的惡劣印象，批評與責難紛至沓來。會議才剛開始，國民黨要人、《民國日報》總編輯葉楚傖即在報上評論，云：

天津會議直是叛國會議，既叛民國，以與護法之師抗；復叛其私系，與事實之統治者抗。……叛國會議一成，苟馮（國璋）、王（士珍）而屈服者，則一方為黎元洪或更不如黎；一則為斧頭之膏，刀下之肉耳。若不屈服者，則此東拼西湊之軍隊將先由津浦鐵路，以重演倪嗣冲之兵諫矣。夫倪嗣冲之兵諫結果亦僅倒兩人而止耳。而今內有徐世昌，外有徐樹錚，復辟舊人，身閒手滑，一朝得機得勢，風雲之惡，將駕張勳之七日而上矣。¹²⁴

葉楚傖對津會的批評雖用詞嚴厲，卻大抵代表當時大多數人的看法。因為過去張勳主持的徐州會議，督軍團到處嘯聚滋事，干預國政，結果引起復辟亂事，予人惡感甚深，所以此刻除了皖系中人以外，一般人均憂心忡忡，懼怕復辟再現，擔心中國再度陷入無政府狀態，而葉楚傖則將津會直接視為叛國會議。

122 「天津司令官致參謀總長電」（民國7年1月10日），《北洋軍閥》，頁603。

123 〈天津會議又開會矣〉，《晨鐘報》，北京，民國7年1月22日，版2。陶菊隱，《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1月18日，版2。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76-77。

124 葉楚傖，〈評論一天津會議〉，《民國日報》，上海，民國6年12月6日，版2。

曹錕是會議的盟主，張懷芝次之，但是其間更受關注的則是大、小二徐，「大徐」徐世昌是段祺瑞下臺後，皖系希望推派的總理人選，此時調和於直、皖之間，有居中取利、獲得政權的野心；「小徐」徐樹錚既幕後指使會議的召開，更實際操控會議的進行，其為津會設定主題有二：1.反對議和；2.排除王士珍內閣和主和督軍，¹²⁵更為會議討論的主軸。

會議期間，徐樹錚往往致電督軍，煽動議題發縱指示，例如把梧州會議條件告訴督軍，又提出更易閣揆等主張，期望藉由督軍團在津會提出，以鼓動風潮，達成目標。¹²⁶但是他的身分敏感，直接與全程指揮均有困難，而這些平素威震一方的督軍根本是各行其是，難以駕馭，其效果頗值懷疑。例如，他於1917年12月7、8兩日對各督提出整理政府、更易閣揆的計畫，晉督閻錫山只是輕描淡寫地回覆道：「陽電就國際上立論，期期以不顧政府為不可，智周慮遠，無任欽佩。已密電赴津代表，設法婉陳整理辦法。」¹²⁷由此看來，徐要推展己意，發揮眾志成城的力量，確屬相當困難。

加上更換閣揆，去除蘇督李純畢竟是關係中央政局的大事，徐樹錚有其顧慮，督軍們也不敢甘冒不韙。例如，在給主戰各督的江電中，討論更易閣揆的問題之後他寫道：

如以鄙見為可采，即請迅電仲（曹錕）、志（張懷芝）兩兄主持為要，弟恐此項理解，關於結局情形，甚有差之毫釐，千里之差，而托端甚微，驟觀之倘疑為迂論，或阻仲、志兩兄壯往之氣，故僅托人到津，約同楊麟葛（宇霆）兄設法轉達。¹²⁸

顯見津會議題多出自徐樹錚之手，徐則視事情的敏感程度與輕重緩急，有時他親自通電各督指示，有時他先和倪嗣冲、張作霖交換意見，倪是徐的舊友，為擁段最力的皖系成員，張作霖則是徐樹錚在直皖相爭之中，透過日本士官學校同學楊宇

125 〈評論一我之天津會議觀〉，《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4日，版3。

126 《電稿》，頁1-4。

127 「閻錫山電復徐樹錚就國際上立論期期以不顧政府為不可已電代表婉陳」（民國6年12月9日），《錄存3》，頁202。

128 「致各省督軍江電」（民國6年12月3日），《電稿》，頁3。

霆，極力巴結的新歡。

徐樹錚鼓動主戰各督及代表齊聚天津，準備以他們慣用的宣布獨立、脫離關係或自由行動等一貫伎倆造成形勢，威脅中央。¹²⁹天津形成他們的發聲舞台，各督成為徐所操縱的傀儡，如此一來，主戰氣勢高漲，然而督軍團是否步調一致，真誠合作，實攸關會議的成敗。表面上，似乎來勢洶洶，一致主戰，可是各行其是的督軍們能否效命征討，卻只能存疑。

以盟主曹錕為例，他先主和，後主戰，引來許多疑惑。其他各督慷慨激昂，揚言主戰，然而真要他們出兵時，既非力所能及，更非其真心誠意。¹³⁰如黑龍江、吉林在段內閣時代即已抗命；山東匪患嚴重，早已無兵可調；倪嗣冲的安武軍在湘敗績，實力大損，與李純的江蘇又爭執不斷；福建李厚基岌岌可危，已自身難保；新疆、甘肅位處偏遠，鞭長莫及；陝西本身亦是叛亂不斷，自顧不暇。

號稱主戰，然而各督其實並無一貫堅定的政治主張，通常是人云亦云，或是考量本身利益。即以段祺瑞和徐樹錚最忠實的夥伴倪嗣冲而論，當段被迫去職，對新內閣的成立理應反對，卻仍於1917年12月4日電王士珍祝賀。¹³¹12月8日馮國璋發出電主張擱置國內爭端，全力對外，倪也立即於10日通電各督表示贊成。¹³²對於倪的此種舉動，閻錫山曾表示不解，電津會代表田應璜詢問詳情，並提醒田在津發言務必謹慎，田答云：「蚌埠（倪嗣冲）不易籠絡，意當別有所指。」¹³³田又提及津會內部歧異的情形，表示去見曹錕時，聽到曹抱怨「團體內尚不一致，指張敬堯、馮玉祥而言」，也聽到倪嗣冲代表提及「張（敬堯）、馮（玉祥）反側，蚌埠（倪嗣

129 飄萍，〈北京特別通信〉，《申報》，上海，民國6年12月14日，版3

130 〈萬目睽睽之天津會議〉，《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8日，版3。

131 《申報》，上海，民國7年12月6日，版2。

132 「馮國璋通電徵集各方日本將出兵攻俄望我出兵援助之意見」（民國6年12月8日）、「倪嗣冲電曹錕等火速通電擱置國內爭端合力對外以保國家」（民國6年12月10日），《錄存3》，頁220-221。

133 「閻錫山電田應璜倪嗣冲全力對外電已通知張曹到津發言務祈審慎」（民國6年12月12日）、「田應璜電閻錫山倪嗣冲不易籠絡意當別有所在到津發言自必審慎」（民國6年12月12日），《錄存3》，頁223。

冲)已受牽制」。¹³⁴總體而言，督軍團意見分歧、步調不一的情況一再出現，抵消會議的成果無庸置疑。

進一步分析各督主戰動機，曹錕為皖系許諾的副總統一職而效命，其餘各督也希望趁機截留稅款，擴充兵力，奪取地盤，均為一己之私。會議之初，各督聲言各自抽調軍旅，自籌軍費，曹錕甚至意氣激昂的表示「願意戰至最後一人」，似乎有與南方一戰的決心。但是從前在段的主戰內閣時根本不願出兵，或出兵時先要挾巨額軍費，即使軍費到手，也遲遲不肯出發的督軍，此時主戰的主張令人懷疑。¹³⁵果然津會第二階段時，督軍立即要求南征軍費各二百萬元，其他省份也紛紛催索軍餉，完全戳破之前自籌軍費的謊言。由此也可證明，北京政府時期各督，勇於私鬥，卻無視於國家的未來前途。

主戰派在天津的嘯聚，引起如葉楚傖等人諸多批評，然而督軍團在徐樹錚陰謀操控之下，聲言將出兵征討南方，一雪湖南戰場潰敗之恥，維持北洋派的體面，似乎振振有辭，但是仍不免被質疑北洋派的面子有比國家存亡更重要嗎？¹³⁶尤其會議所在的天津正處於嚴重的水患之中，督軍團無視於國家財政艱難與民生的困苦，反而藉津會挾制中央，於是「段罷職僅去其名，河間（馮國璋）言和難行其實」，¹³⁷主戰派聲威因而大振卻是不爭的事實。

相對於津會陰謀家及驕兵悍將的強勢組合，總統馮國璋、內閣王士珍與長江三督等主和派則備受壓力。初聞會議召開，馮國璋於慌亂之餘即已完全墮入主戰派彀中，兩度派段芝貴前往天津詢問督軍團意見，這種懦弱的態度，連主和派大將李純都來電表示不滿。對於馮所受的驚嚇，李慶芳在給閻錫山的電文形容的相當傳神，云「元首昨傳見軍官，竟至聲淚俱下，謂汝等不為姓馮戰，獨不為自己戰耶！」幾

134 「田應璜等電閻錫山到津謁見曹錕」（民國6年12月13日）、「閻錫山各省固當加意聯絡而宗主則以曹錕為依歸」（民國6年12月4日），《錄存3》，頁228-229。

135 〈西報論天津會議〉、〈天津主戰派之行動〉，《申報》，上海，民國6年12月11日，版2。
〈西報紀天津會議之內幕〉，《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11日，版2。陶菊隱，《史話》，第4冊，頁57。

136 〈評論一北洋派面子〉，《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12月8日，版3。

137 〈湘粵桂聯軍宣布北京政府罪狀電〉，《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1月4日，版6。

乎無法承受壓力，轉為傾向主戰，且微露辭意。¹³⁸可是等摸透津會的虛張聲勢後，又不願牽就津會決議，於是就在主戰、主和兩派間搖擺不定，在停戰令和討伐令之間拉鋸，等到各方壓力紛至沓來時，他只好在文字上要花招，以兩路出兵的電令取代討伐令，以停戰布告取代停戰令，希望藉此兩邊應付，兩面討好。

因津會的召開而延宕許久的停戰布告，總算在1917年12月25日頒布，似乎和議有成，南北戰局將告一段落，結果南方認為馮無誠意，主戰派又認為馮太過軟弱，於是主戰的氣氛又再度升高。閻錫山此時特別電其津會代表，詢問天津方面對和戰的主張，所得的答覆是天津各代表主戰熱度最高。¹³⁹雖然停戰布告頒布，時局卻令人更不樂觀，甚至批評為「停戰布告發表之日，乃北方決心以武力壓服南方，遠交近攻之策預備成熟之時」。¹⁴⁰對於馮的搖擺不定，捉襟見肘的窘況，徐樹錚因之評為「馮公瞶瞶」，認為無足為慮，而把聲討的目標集中到閣揆王士珍和蘇督李純身上。¹⁴¹

王士珍成為主戰派急欲去除的目標，飽受壓力。1917年11月30日才在馮國璋一再的懇求下，勉強就任，12月4日即「退志復萌」。¹⁴²至11日，閻錫山聽聞曹錕與張懷芝有擁段上臺的傳聞，要在津代表探聽「此議如在必行，從何處下手」。¹⁴³等第二階段津會，擁段上臺的呼聲又起。¹⁴⁴此時馮邀王、段在總統府舉行三人會談，希望以他和王士珍的聯合陣線，說服段為北洋派的團結而退讓，終因王兩面敷衍，言辭不著邊際，在段的堅持下馮反而被迫於16日發表兩路討伐電令，又於18日任命

138 「李慶芳電閻錫山府院對於收拾時局尚無方針戰既不能和又不可」（民國6年12月4日），《錄存3》，頁183。

139 「田應璜電閻錫山天津各代表主戰熱度最高昨俱赴京意在運動徐段做主」（民國7年1月5日），《錄存3》，頁270。

140 楚傖，〈南方勿再作夢—社論〉，《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1月5日，版2。

141 「致各省督先電」（民國7年2月1日），《電稿》，頁10。

142 「李慶芳電閻錫山府院對於收拾時局尚無方針戰既不能和又不可」（民國6年12月4日），《錄存3》，頁183。

143 「閻錫山電復田應璜詢曹張擁段上臺及日將出兵攻俄望我援助兩事」（民國6年12月11日），《錄存3》，頁217。

144 「閻錫山電復田應璜詢曹張擁段上臺及日將出兵攻俄望我援助兩事真相」（民國6年12月11日）、「田應璜電閻錫山馮玉祥將赴閩同仁咸以為憂」（民國6年12月16日），《錄存3》，頁217、230。

兩段分別為參戰督辦及陸軍總長。參戰督辦一發表，內閣名存實亡，王士珍的去意也更加堅決。¹⁴⁵

主和大將李純為馮國璋與桂系陸榮廷議和的窗口，是徐樹錚積極去除的另一目標，在津會期間也飽受謠言的中傷，督軍團指斥他是北洋內奸，準備通款南方，謀取大總統之職。又傳聞舊國會議員聚集南京，有選李純為總統，組織偽政府的消息。¹⁴⁶當種種消息均對李純十分不利時，督軍團更進而要求李純加入津會斥責譚浩明的聯銜通電，並解除調停責任，最後逼得李純自請罷斥。

在津會派和主和派強弱判然情勢下，馮國璋、王士珍等主和派在津會代表及主戰督軍集體示威電報的一再威嚇下不斷讓步，歸納津會主戰派獲致成果如下：

- 1.對南方的軍事討伐問題：12月16日馮國璋發出電令，派曹錕和張懷芝為第一、第二兩路司令，隨即於25日發表停戰布告，但主戰派不理會停戰布告，繼續請求以中央名義頒發討伐命令，最後在中央撥給軍費後，按照津會決議，兩路出兵，分由京漢路及津浦路南下，征伐南方。
- 2.國會問題：對於西南恢復舊國會及解散臨時參議院，根據舊的國會組織法與兩院議員選舉法，成立新國會等主張，津會聲明強烈反對，最後馮國璋被迫於於1918年1月12日讓步，同意一俟臨時參議院通過關於國會組織法、選舉法等修正案，即可成立新國會，選舉正副總統。
- 3.段芝貴出任陸軍總長，段祺瑞出任參戰督辦：雖然津會終未達成段祺瑞恢復閣揆的目標，但對段祺瑞出任參戰督辦一職，徐樹錚表示：參戰督辦可自由借款練兵，並可得某某協約國之援助，半年以後，所練之兵當可先成。段芝貴為陸長，據中央根本之地，據全國最高之權，…在陸部可指揮如意，為所

145 例如：1917年12月19、23、31日，1918年1月10日等多次傳出王士珍下臺的消息。參見「李慶芳電閻錫山王士珍去志已決內定由閣員代替段祺瑞暫不復職」（民國6年12月19日），《錄存3》，頁245。《申報》，上海，民國6年12月23日，版2。「致張作霖倪嗣冲卅一電」（民國6年12月31日），《北洋軍閥》，頁531。「李慶芳電閻錫山王士珍乞退推段芝貴自代等事宜」（民國7年1月10日），《錄存3》，頁344。

146 「李慶芳電閻錫山李純派白堅武為全權代表通款陸孫吳諸人」（民國6年12月11日）、「盧永祥通電西南擬舉李純為大總統舊國會議員抵寧者已有百數十人」（民國7年1月9日），《錄存3》，頁218、333-334。

欲為，無人可與反抗。今之下停戰命令者，一方可緩和南軍之進行，一方可自籌完全之戰備，將來合肥當自為總理，或別有其他發展，亟望各將士互相團結，努力進行，吾輩得共同目的之時當不在遠。¹⁴⁷

即便未能藉由天津會議恢復段祺瑞國務總理地位，但不容否認徐樹錚在師法徐州會議故技，利用一群不足以成事的督軍上，仍能為天津會議發揮了一定程度的擾敵效果，因此食髓知味的野心份子對津會的這塊招牌當然緊握不放，日後也一再傳出津會召開的消息。¹⁴⁸如1918年7月28日張作霖親身南下參加天津會議，《民國日報》記者即形容道：

我國政治上每有一種變動，必先有武人會議為之導線，而會議地點又在天津。是以天津會議四字在兩年來政治上竟占一種變態的勢力，良可慨也。張作霖突然南來，而所謂重要之武人咸麇集天津，大有山雨欲來風滿樓之景象。

顯然津會已成為大軍閥爭取權益、劃分地盤的前兆，也形塑出北洋時期政局動亂的固定模式，而這一切的始作俑者則為徐樹錚無疑。

柒、結 論

民國建立短短不到七年，即先後經歷袁世凱洪憲帝制及張勳復辟，中國的民主共和之路似乎仍是滿佈荊棘。標榜「再造共和」且分別在洪憲帝制及張勳復辟失敗之後，出任國務總理的段祺瑞能否帶領民國政局走向長治久安，為國人所關注。惜段個性褊狹，倔強剛愎，又在袁世凱北洋軍系久受薰染，並無遠大的政治理想與寬

147 〈請看徐樹錚之演說〉，《民國日報》，上海，民國6年12月30日，版10。

148 近期的如1918年1月22日有天津會議開會消息，準備決議對馮國璋的最後計畫，但盟主曹錕已經態度冷淡；又3月15、16日，徐樹錚至津主持會議，決議進攻長沙及由段祺瑞組閣等二大條件；3月22日，王揖唐、曾毓雋、梁士詒、楊士琦等人舉行天津會議，商討臨時參議院的維持。見《民國日報》，上海，民國7年1月23日、3月24、27日，版1、3、6。至於其後的天津會議，如民1918年7月的第二次天津會議，曹錕、張作霖、徐樹錚、張懷芝、龍濟光、田中玉、王揖唐等十餘人與會，討論總統副總統的選舉問題；又如1921年4月底的天津會議，曹錕、張作霖、王占元、靳雲鵬又在天津集會，進行直奉之間權勢、地盤分配的協商。分見〈第二次天津會議〉，《北洋軍閥》，第3卷，頁461-463。〈直奉兩派的矛盾與天津會議〉，《北洋軍閥》，第4卷，頁1-13。

廣的格局，只知汲汲於個人權力擴張，於是「黎段之爭」、「馮段之爭」兩次府院風潮相繼發生，政局趨向複雜，時勢的發展令人扼腕。

為了打擊政敵黎元洪、馮國璋，獲取絕對的統治大權，段祺瑞不惜一再嗾使督軍團抗命中央，加重武人干政，軍閥割據之局，於是在他主政下的民初政局陷入更大的混亂之中，非但有直皖兩系的分裂，更形成南北持續對立的僵局。對袁世凱死後民國政局的亂象，段祺瑞難辭其咎，而身為段的最核心幕僚，有段的「靈魂」之稱的徐樹錚在段的極端信賴，賦予全權下，引發府院風潮，加深黎、段及馮、段之間的裂痕，參與張勳的徐州會議，與復辟事件脫離不了關係，在直皖和戰之爭中，又幕後運作津會，致政局紛擾加劇，亦應與段負連帶之責。

從跟隨段祺瑞開始，徐樹錚即以其聰明才幹，備受倚畀，為段運籌帷幄。在洪憲帝制中勸段反對帝制到底；在復辟事件中，參加徐州會議，利用張勳驅黎，兩次均為段製造了「再造共和」之功，其權位也隨著不斷升高，成為皖系的中堅。復辟後，在段自兼陸軍總長下面擔任次長的徐樹錚成為主戰派的急先鋒，部署軍事，調集軍隊，策劃對西南的戰事亦有功勞。由這些事功來看，徐絕對稱得上是當時的一流人才。惜在政治渾沌、制度不善的民初政局中，徐樹錚卻只能陷於縱橫捭闔、爾虞我詐的軍閥互相傾軋的漩渦中，為一人一系盡力，反而加深北洋派系紛爭，有礙政局的穩定，實令人惋惜。得徐樹錚輔佐的段祺瑞，屢踏屢起，大權在握，就此而言，或可謂是段個人之幸，卻是中國之不幸，此從徐樹錚幕後指揮的天津會議更可以得到明顯的印證。

當湖南戰場失利，段祺瑞被迫下臺之際，徐樹錚開始進行段祺瑞的閣揆保衛戰，如往訪北洋元老徐世昌、與曹汝霖等親日派赴日本使館交涉，及分電各皖系督軍密電挽留等等方式，終於迫使馮國璋提出慰留，延緩下臺時間。等段不得不下臺，徐樹錚開始尋求皖系危機的破解與突圍之道，先以靈敏的政治嗅覺，說服已加入長江三督主和行列的直督曹錕加入主戰行列，使天津成為另一個政治中心，凝聚皖系主戰各督，與主和派相抗衡，而有津會的形成。

在津會徐樹錚扮演十分關鍵角色，他企圖以主戰督軍凝聚起來的集體力量，威嚇馮國璋，恢復段的閣揆地位，目標雖然並未完全達成，然而段總算得以出任參戰

督辦，掌握一個絕佳的戰略地位。徐樹錚以一個已退職的陸軍次長身分，卻能幕後操縱十多個雄峙一方的主戰督軍，爲己發聲，顯示其在政壇興風作浪、呼風喚雨的本事。馮國璋、王士珍及主和的長江三督在津會期間，飽受壓力，無法遂行其主和的主張，造成政策的搖擺，卻是兩方面不討好的窘狀，除了顯出主和派的無能外，更凸顯徐樹錚的智謀及膽識略勝一籌。

已下野的徐樹錚，幾近赤手空拳，僅憑著智謀及段祺瑞的威名，短時間即集合眾多督軍代表，齊聚天津，造成主戰派的聲勢龐大，氣焰高漲，完全壓倒主和派，發揮了對政局強大的影響力。但是督軍團終究只是烏合之眾，缺乏中心思想，只是短暫利益的結合，雖能利用於一時，終將後患無窮；在會中他們以各省區利益爲考量，彼此主張紛歧，所能達成的會議目標其實也相當有限。徐樹錚爲了眼前的段系危機，不計後果的炒短線作風，對國家的體制而言是更大的傷害，而對屢處政治核心的段、徐而言，終將自食惡果。

例如在津會中，督軍團在徐樹錚指使操縱下，一再求戰，但徐何嘗不清楚督軍出兵的目的是從國家已瀕枯竭的財政中，多得餉械，勒索軍費，而且這些「七拼八湊」的軍隊，根本不堪一擊，所以他才會又有引張作霖奉軍入關的想法。又如他鼓動督軍反對舊國會，主張由臨時參議院議決新法，成立新的國會，根本是徐州會議時督軍干政的翻版。

操縱督軍團，召開津會為徐樹錚所掀起的政潮之一。以一個幕僚，為了謀段祺瑞的復職，他煽動督軍團與中央為敵，膽大妄為程度令人驚嘆，他的權術智謀雖然能一時扭轉皖系政權的危機，但是就長遠看來，仍不免重創皖系形象，此種行事作風必然備受爭議，加上他飛揚跋扈的性格，給人極端惡劣的印象，許多人因此認為段實為徐所牽累。然而徐本人對自己因為輔佐段而濫用權術，樹敵甚多，迭遭批評，曾在所撰之《建國詮真》一書中，以「名滿謗世，澹不置抱，身既許國，惟知忠耿」自辯。¹⁴⁹

平心而論，天津會議幕後操縱的徐樹錚，為段的復出費盡心力，不計毀譽，雖然因此備受批評，但其暫時提振主戰派的士氣，威迫主和派無法達成其與西南妥協

149 徐樹錚，《建國詮真》（出版項缺，癸亥年出版），頁83。

的目標，也迫使馮國璋無法忽視段在政局的影響力，而有以段為參戰督辦的任命，就此而言，對段本人及皖系有功，然而其無視國家政局的安定，利用督軍團的結合，縱容督軍干政的結果，只有讓民初政局更形惡化，就此而言，徐樹錚只是一名目光短淺的政客，也難怪曾任段的國務院祕書長張國淦言：「段一生事業，固由徐助其成，亦實敗壞於徐一人之手。」¹⁵⁰觀津會中的徐樹錚，此應為客觀之論。（責任編輯：陳曼華）

150 張國淦，〈北洋軍閥直皖系鬥爭及其沒落〉，《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下冊，頁46。

徵引書目

（一）檔案・史料彙編

- 何智霖編註，《閻錫山檔案一要電錄存》，第2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2年5月。
- 高素蘭編註，《閻錫山檔案一要電錄存》，第3冊。臺北：國史館，民國92年5月。
- 中國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資料編輯組編註，《徐樹錚電稿》，收入於《近代史資料》，專刊第2號。北京：中華書局，1963年。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匯編》，第3輯，軍事(二)。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79年。
- 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雲南省檔案館編，《護法運動》。北京：檔案出版社，1993年12月。
- 章伯鋒、李宗一主編，《北洋軍閥（1912-1928）》，第3卷，皖系軍閥與日本。武漢：武漢出版社，1990年。
- 季嘯風、沈友益主編，《中華民國史史料外編—前日本末次研究所情報資料》，第1冊。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1996年10月。

（二）報紙・公報

- 《政府公報》，第235號。民國5年8月29日
- 《中華新報》，上海，民國6年
- 《盛京時報》，瀋陽，民國6年
- 《民國日報》，上海，民國6年
- 《晨鐘報》，北京，民國6年
- 《申報》，上海，民國6年

（三）辭典・年表・大事記

-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誌》，第1冊。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國68年7月。

姜克夫、韓信夫，《中華民國大事記》第1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7年2月
劉壽林、萬仁元、王玉文、孔慶泰編，《民國職官年表》。北京：中華書局，1995
年8月

徐道鄰編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1年6
月。

徐友春主編，《民國人物大辭典》。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

日本人物辭典編纂委員會編，《日本人物辭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8年6
月。

（四）專書・論文

李慶西，〈段祺瑞與民初政局〉。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65年6月。

韓靖宇，〈徐樹錚與皖系政權〉。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
民國75年6月。

黃征、陳長河、馬烈，《段祺瑞與皖系軍閥》。鄭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5
月，第1版3刷。

莫世祥，《護法運動史》。臺北：稻禾出版社，民國80年10月。

莫建來，《皖系軍閥統治史稿》。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10月1日。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3冊。北京：三聯書店，1957年8月，第1
版3刷。

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4冊。北京：三聯書店，1978年4月，第1
版3刷。

吳虬，〈北洋派之起源及其崩潰〉，載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6
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溫世霖，〈段氏賣國記〉，載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4輯。成
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第1版。

（五）傳記・回憶錄・口述史料

徐樹錚，《建國銓真》。癸亥年出版。

史后民、劉位，〈軍閥禍國記〉，《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2冊一晚清・北洋（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

王樹枏，〈遠威將軍徐府君家傳〉，載徐道鄰編述，《徐樹錚先生文集年譜合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民國51年6月。

李漢青，〈梁士詒在被通緝前後的活動〉，《文史資料存稿選編一晚清・北洋（下冊）》。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第1版。

徐櫻，〈先父徐樹錚將軍事略〉，《天津文史資料選輯》，第40輯。1987年5月。

陳文運，〈我所知道的皖系將領〉，《文史資料選輯》，1978年第2輯。1979年2月。

吳廷燮，〈段祺瑞年譜〉，載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4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

陳文運、張敦和，〈徐樹錚的生平〉，《文史資料存稿選編第2冊一晚清・北洋（下）》。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

張聯榮，〈一九一八年北伐軍對湘作戰經過〉，《文史資料選輯》，第26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

張一璠，〈直皖祕史〉，載榮孟源、章伯鋒主編，《近代稗海》，第4輯。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10月。

張國淦，〈北洋軍閥直皖系之鬥爭及其沒落〉，載杜春和、林斌生、丘權政編，《北洋軍閥史料選編（下）》。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6月。

張國淦，〈中華民國內閣篇〉，載杜春和、林斌生、丘權政編，《北洋軍閥史料選輯（上）》。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6月。

曾毓雋，〈黎段矛盾與府院衝突〉，載全國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從辛亥革命到北伐戰爭》。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

曹汝霖，《曹汝霖一生之回憶》。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民國69年6月1日，再版。

韓玉辰，〈政學會的政治活動〉，載汪潤元主編，《中國近代史通鑑—民國初年》。北京：紅旗出版社，1997年。

惲寶惠，〈風雲聚散，說深道淺〉，文斐主編，《我所知道的北洋三傑》。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4年1月，第1版。

蘇錫麟，〈我在復辟之役中的親身經歷〉，載汪潤元主編，《中國近代史通鑑—民國初年》。北京：紅旗出版社，1997年。

陶菊隱，《陶菊隱回憶錄—記者生活三十年》。臺北：漢京文化事業有限公司，民國76年5月30日，初版。

陶菊隱，《督軍團傳》。臺北：江南出版社，民國73年2月，初版。

曾毓雋，〈憶語隨筆〉，《文史資料選輯》，第41輯。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86年。